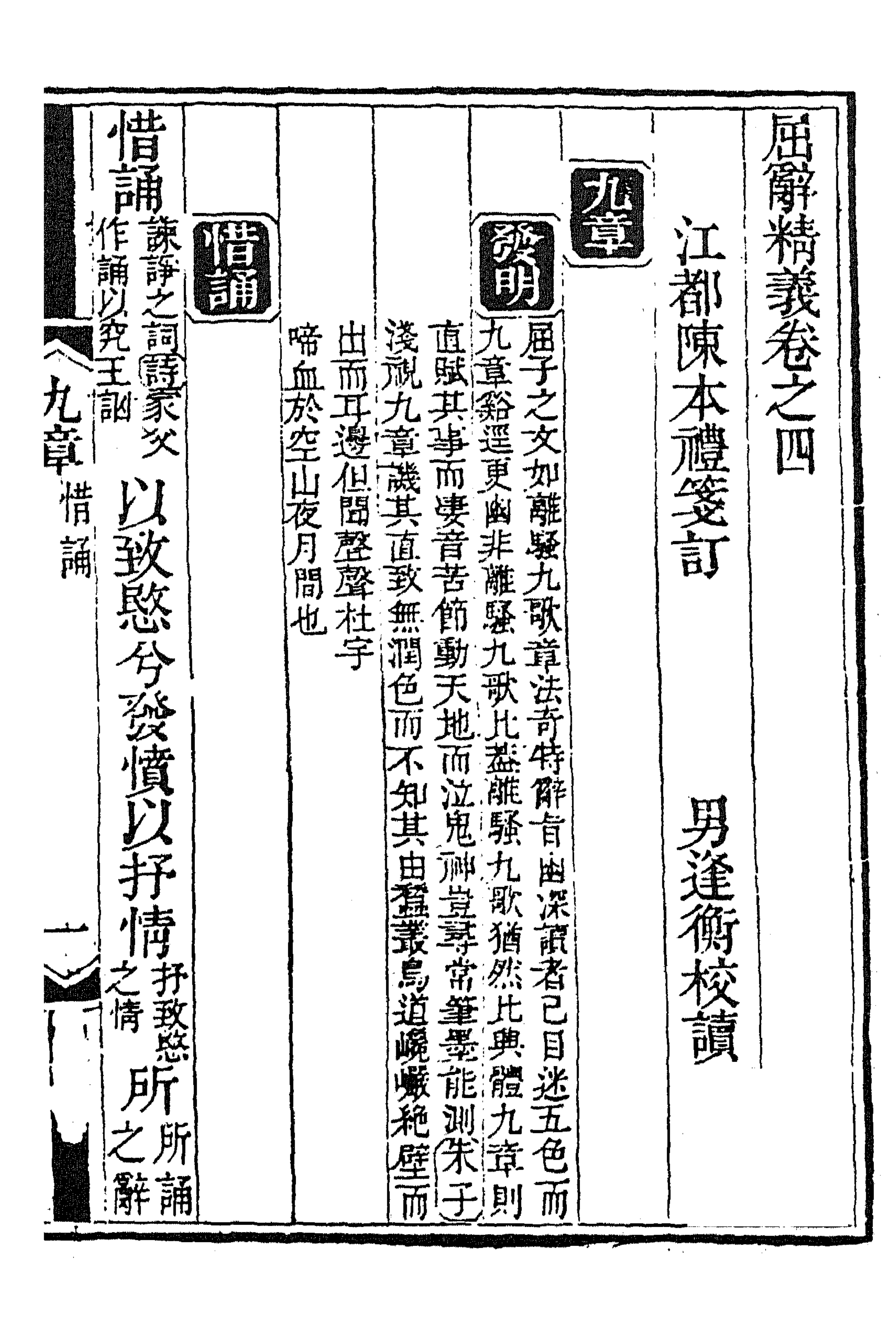
屈辭精義



屈辭精義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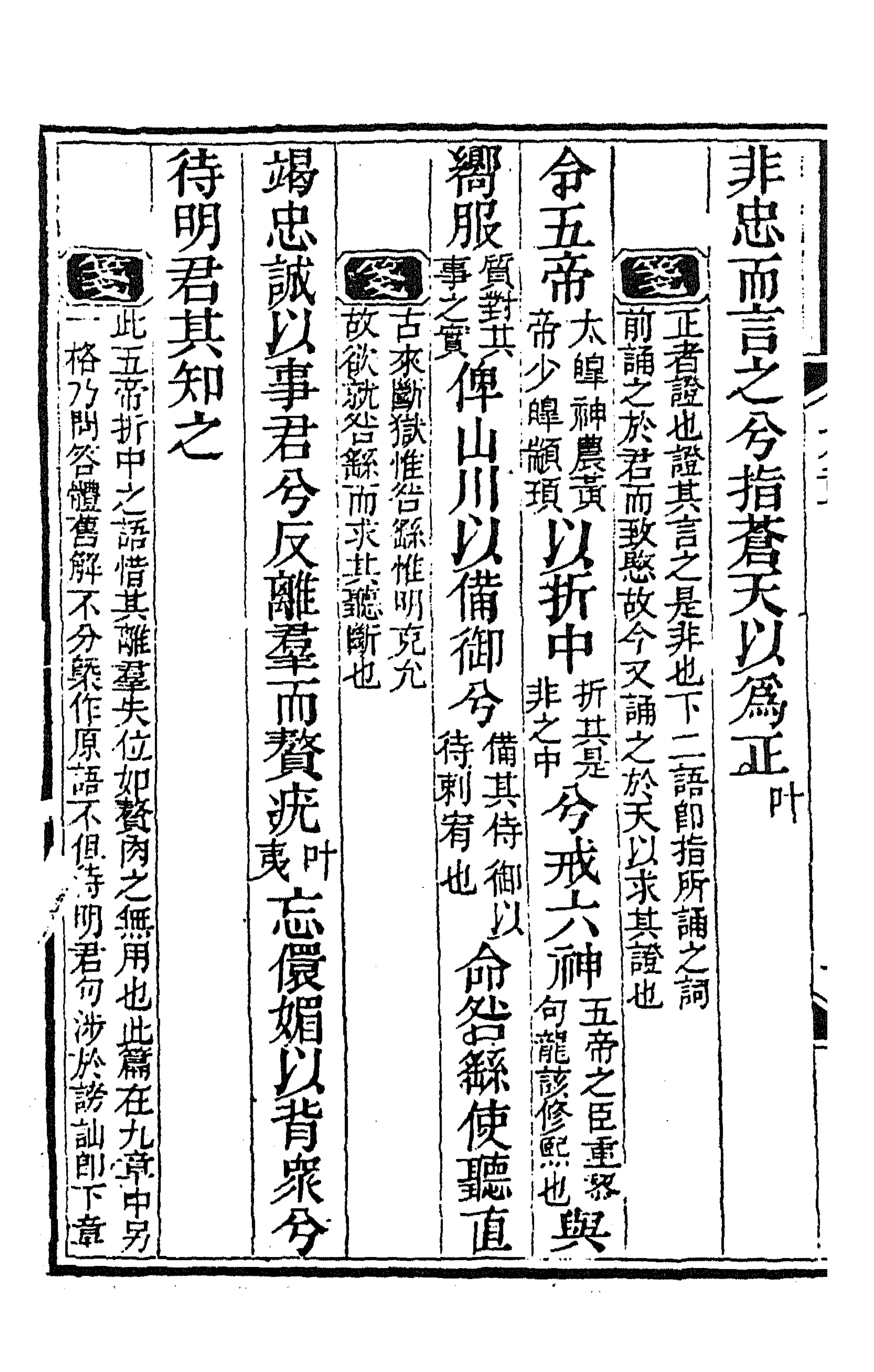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九章

發明 屈子之文如離騷九歌章法奇特辭旨幽深讀者已目迷五色而九章紆迴更幽非離騷九歌比蓋離騷九歌猶然比興體九章則直賦其事而淒音苦節動天地而泣鬼神豈尋常筆墨能測（朱子）淺視九章譏其直致無潤色而不知其由蠶叢鳥道巉巗絕壁而出而耳邊但聞聲聲杜宇啼血於空山夜月間也

惜誦

惜誦（諫諍之詞詩家父作誦以究王訩）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抒致愍之情）所（所誦之辭）



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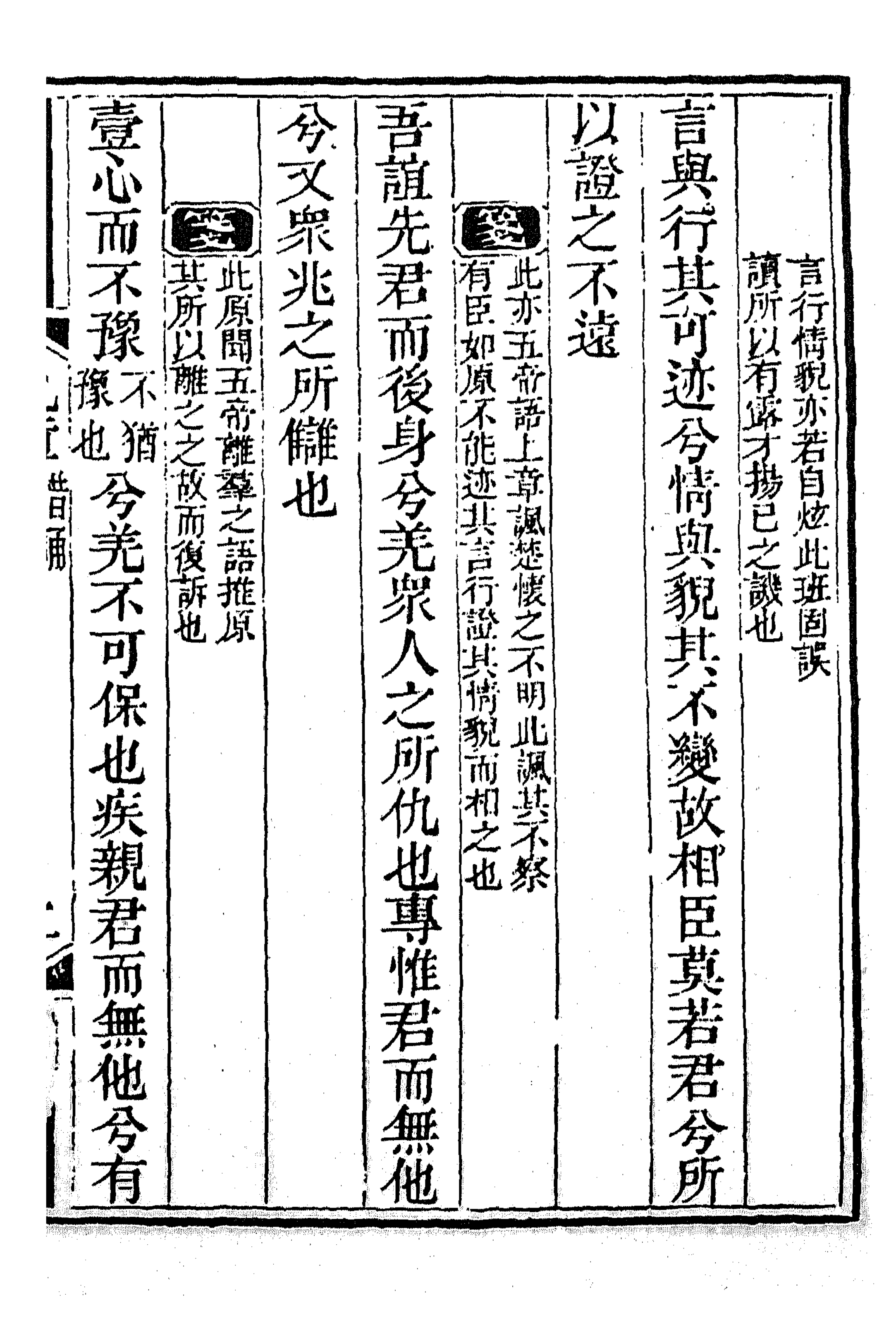
正者證也證其言之是非也下二語即指所誦之詞前誦之於君而致愍故今又誦之於天以求其證也

令五帝太皞神農黃帝少皞顓頊以折中折其是非之中兮戒六神五帝之臣重黎句龍該修熙也與嚮服質對其事之實俾山川以備御兮備其侍御以待剌宥也命咎繇使聽直

古來斷獄惟咎繇惟明克允故欲就咎繇而求其聽斷也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叶戎忘儇媚以背眾兮待明君其知之

此五帝折中之語惜其離羣失位如贅肉之無用也此篇在九章中另一格乃問答體舊解不分槩作原語不但待明君句涉於謗訕即下章



言行情貌亦若自炫此班固誤讀所以有露才揚己之譏也

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箋】此亦五帝語上章諷楚懷之不明此諷其不察有臣如原不能迹其言行證其情貌而相之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

【箋】此原聞五帝離羣之語推原其所以離之之故而復訴也

壹心而不豫兮不猶豫也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

招禍之道也

【箋】此又五帝訓誡之詞言人臣事君進思盡忠退欲和衷若以爾之執一不和於衆雖親君無他然怙直不回君亦不喜不但不能保位且必招禍大有爾其戒之

欽哉毋忽之意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忘其失位）事君而不貳兮

（被疏猶諫）迷不知寵之門（叶民以下皆原語）

【箋】此原聆五帝招禍之語撫躬自思於事君之道莫我忠已何以莫能免於禍耶是蓋自忘其身之貧賤迷其所向而不知有苞苴貨賄善爲邀寵之地也

忠（跟上莫我忠來）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予之所志（叶之）也（非意料所及）行不

羣以顛越兮（獨行取禍）又衆兆之所咍（笑其愚）也

箋 此又追溯前此之遇罰顛越種種不合皆由迷於寵門所致今雖翻然改悟竊恐前怨已深衆讎莫解雖欲挽回已不及矣

紛逢尤以離謗兮（重重遇罰）謇不可釋也（有口難辨）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叶弼）也（加倍朦蔽更難自白）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予之中情（叶愫）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欲上書自陳又恐言煩詞冗有涉於瀆）願陳志而無路（進言時既邀寵無門失意時豈復有路耶）

退靜默而莫予知兮進號呼又莫予聞（連用四又字正見進退維谷之意）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音茂）之忳忳

箋 已上皆承思字貫下歷思忠之招禍不可保如此適如五帝之言使我至今中心如醉益悶瞀而難已也以起下文入夢之因文分上下兩截

上截寫五帝折中語下截寫厲神占問詞遙遙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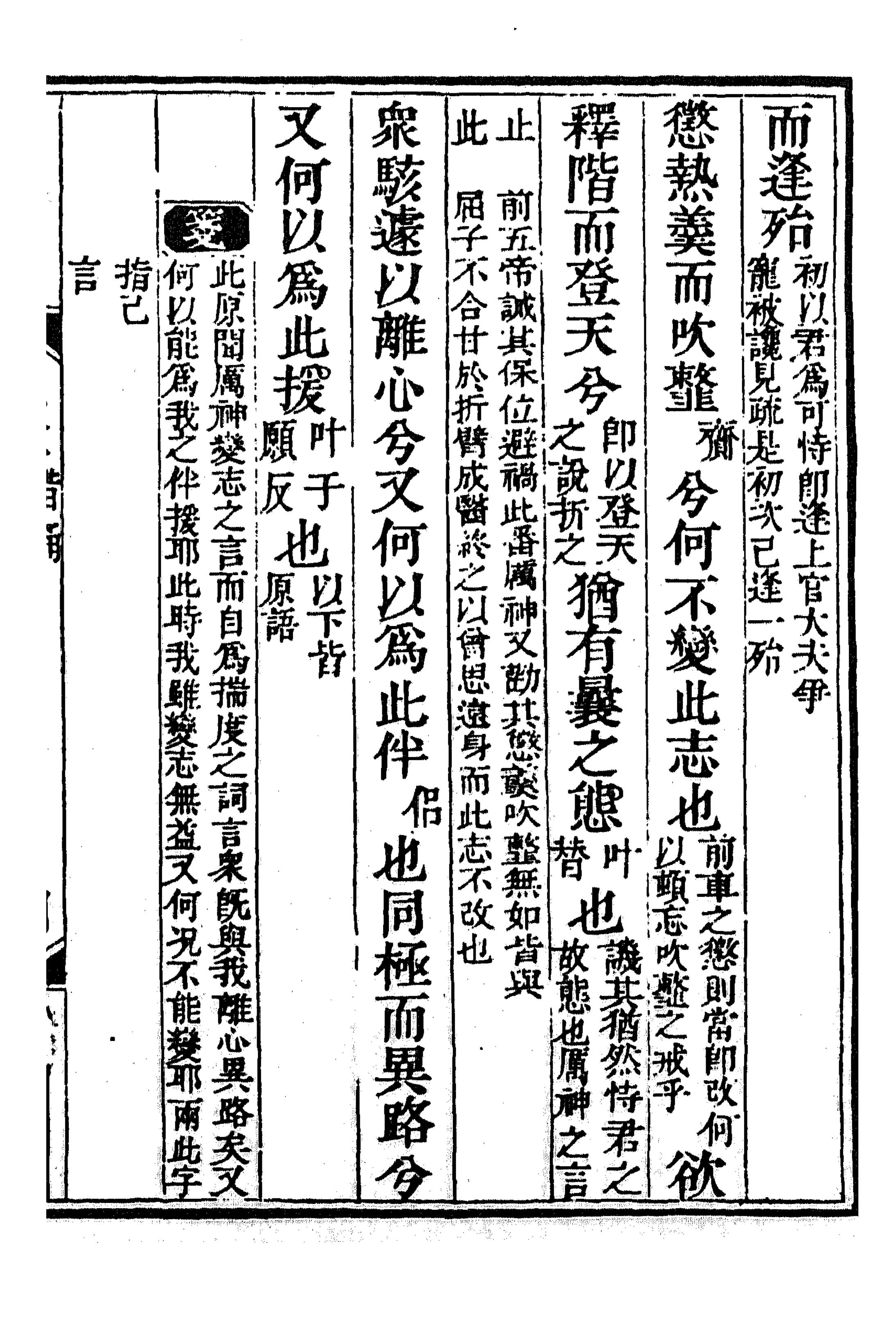
昔（嚋昔）余夢登天兮（天字頂章首蒼天來）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厲神占辭）

箋 悶瞀之極結想成夢登天者志在竭忠事主故有嚋昔登天之夢特卜之於厲神者蓋天與五帝前已誦言之矣然忠何辜以遇罰究未得明其故故卜及厲神冀其直言而無隱也

志極無旁者憐其志極高而旁無輔也

終危獨以離異兮（此原疑而復問也）

曰（以下厲神再答之詞）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



而逢殆 初以君爲可恃卽逢上官大夫爭寵被讒見疏是初次已逢一殆

懲熱羹而吹齏 齎 兮何不變此志也 前車之懲則當卽改何以頓忘吹齏之戒乎 欲

釋階而登天兮 卽以登天之說折之 猶有曩之態 叶替 也 譏其猶然恃君之故態也厲神之言

止 前五帝誠其保位避禍此番厲神又勸其懲羹吹齏無如皆與

此 屈子不合甘於折臂成醫終之以曾思遠身而此志不改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 侶 也同極而異路兮

又何以爲此援 叶于願反 也 以下皆原語

【箋】此原聞厲神變志之言而自爲揣度之詞言衆既與我離心異路矣又何以能爲我之伴援耶此時我雖變志無益又何況不能變耶兩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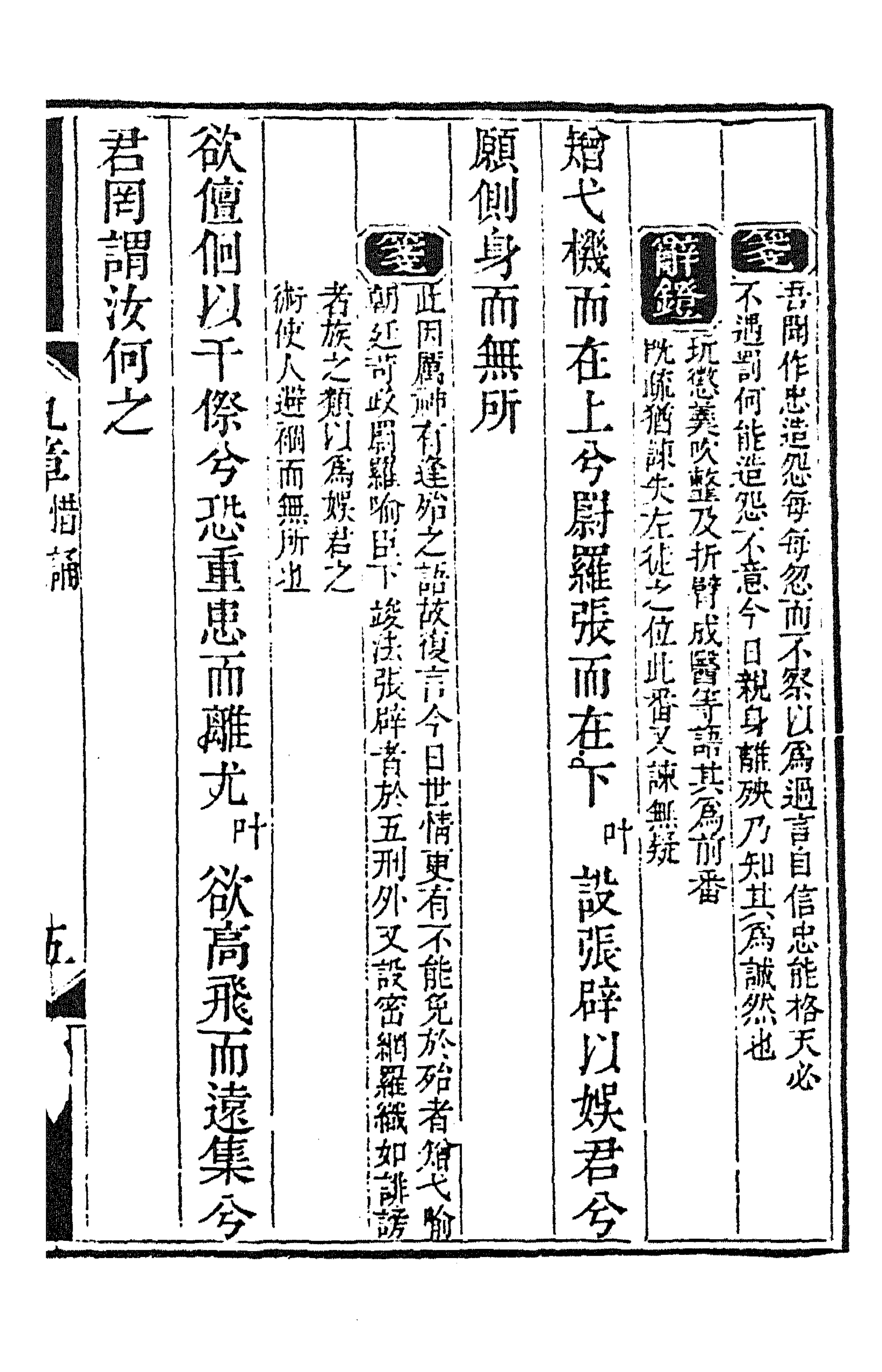
指己言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叶謂不得其好名死也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叶皂不能贖放殛之罪

發 此又甚言其變志之無益以申生之純孝而乃自經於新城之廟以伯鮌之功而乃被殛於羽山之淵蓋古來父子君臣間皆因不能變其志而然耶

補註 申生之孝未免陷父於不義鮌績用弗成殛於羽山屈子舉以自比者申生之用心善矣而不見知於君父其事有相似者鮌以倖直亡身知剛而不知義亦屈子之所戒也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古人成語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此亦成語吾至今迺知其信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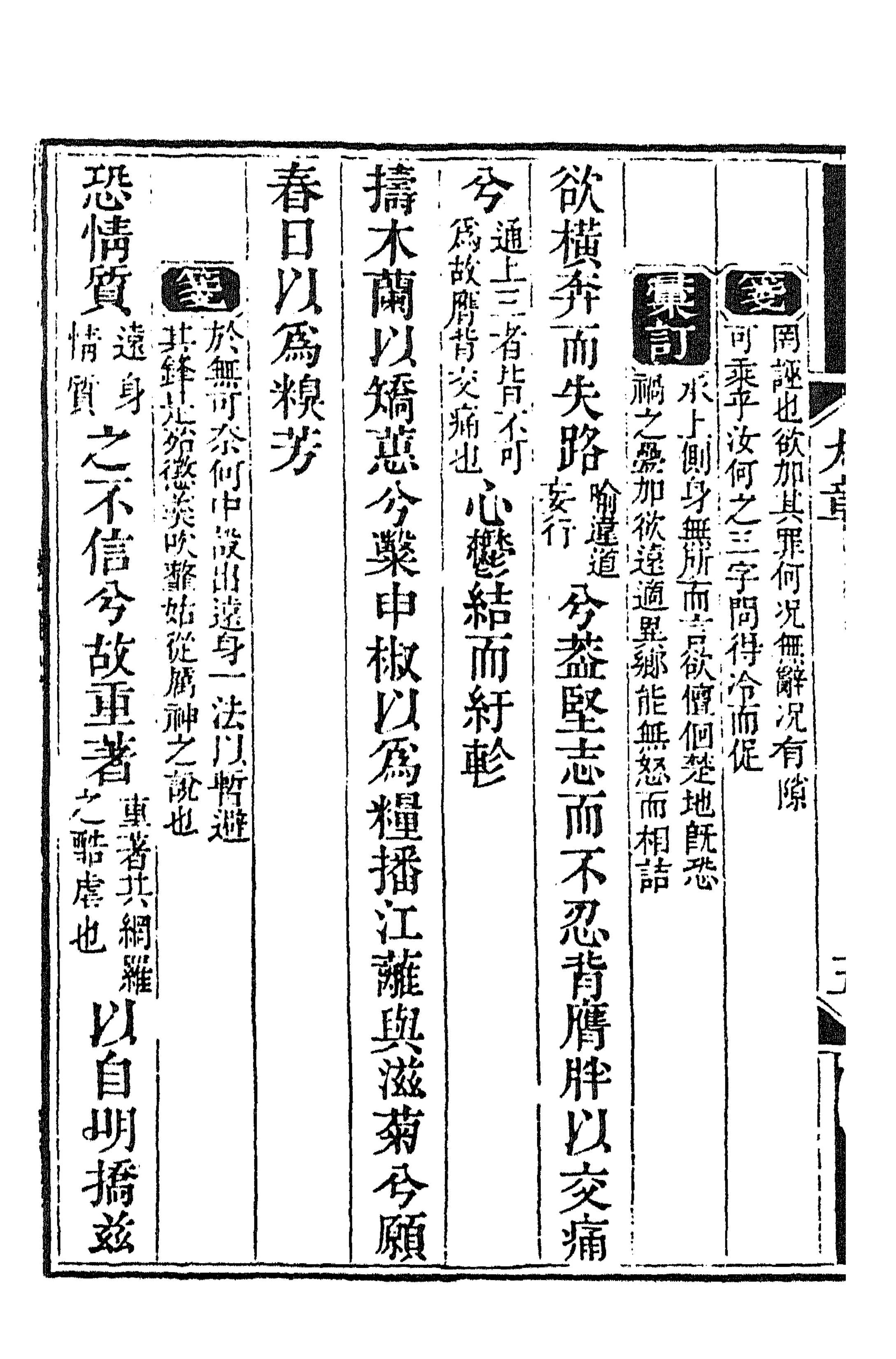
【箋】吾聞作忠造怨每每忽而不察以爲過言自信忠能格天必不遇罰何能造怨不意今日親身離殃乃知其爲誠然也

【辭箋】玩懲羹吹韲及折臂成醫等語其爲前番既疏猶諫失左徒之位此番又諫無疑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叶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

【箋】此因厲神有逢殆之語故復言今日世情更有不能免於殆者矰弋喻朝廷苛政罻羅喻臣下峻法張辟者於五刑外又設密網羅織如誹謗者族之類以爲娛君之術使人避禍而無所也

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叶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



箋 罔誣也欲加其罪何況無辭況有隙可乘乎汝何之三字問得冷而促

彙訂 求上側身無所而言欲儃佪楚地既恐禍之纍加欲遠適異鄉能無怒而相詰

欲橫奔而失路喻違道妄行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胖以交痛兮通上三者皆不可為故膺背交痛也心鬱結而紆軫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

箋 於無可奈何中設出遠身一法以暫避其鋒其殆懲羹吹虀姑從厲神之說也

恐情質遠身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重著其綱羅之黯虐也以自明撟茲

媚郿上衆芳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叶商

【注】遠身避繒弋之加罻羅之辟也死非屈子所懼桎梏而死非正命也故遠之

抽思

蔣註 此篇蓋原於懷王時斥居漢北所作也原於懷王受知有素其來漢北或亦謫宦於斯非頃襄棄逐江南比故前欲陳辭以遺美人終以無媒而憂誰告蓋君恩未遠猶有拳拳自媚之意而於所陳耿著之詞不憚齊齊述之則猶幸其念舊而一悟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秋夜不寐更苦漏長悲秋風之動容薄寒中人兮何回極斗柄西指之浮浮不靖之象以星光之閃爍興君為臣下所播弄也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予心之懮懮占之天意則如彼觀之人事則如此多怒則予心更傷矣

願遙起而橫奔兮（欲不俟命回郢）覽民尤以自鎮（叶珍　知危自止）結微情以陳詞（欲上書自明）兮矯以遺夫美人（指君）

蔣註　君方多怒故民動而見尤原身繫漢北心不忘君欲違命至郢以陳其志又見民之罹罪者多而知危自止但結情於辭舉以告君則此篇之所爲作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叶　黃昏爲期詳見離騷）

蔣註　以下皆追序立朝時蒙讒被放之事也

憍（矜）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叶戶）與予言而不信

兮蓋爲予而造怒

蔣註 不信不以誠告也造作也始見君之怒不測及觀其待已常矜能以相炫飾僞以相欺與成言之意相背乃知其銜怒在已也史記懷王使屈平造憲令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曰平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蓋懷王矜名好勝故讒人得以深中其忌其於原口不言而怒日深其所以矜示者亦因疑原之自伐而與之相競耳

願承問而自察願君自察其非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

兮心怛傷之憺憺憺叶膽恐懼貌爲盡憂讒畏譏神理

茲歷歷情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切直之言人皆不喜兮衆果以我爲患叶胡門反

蔣註 言欲及君之暇以自明而始則心懼而不敢言繼則欲言而心益懼及其言也君方置若罔聞而衆已慮其傷已此其所以斥之於漢北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昔日所陳豈至今其庸亡同忘何獨樂斯之謇謇今日所陳兮願蓀美之可完叶胡光反願君之美德完粹也

望三皇五帝以為像模範兮指彭咸以為儀式法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

蔣註 望君以三五為模自矢以彭咸為法君能希聖臣能竭忠以相砥於其極也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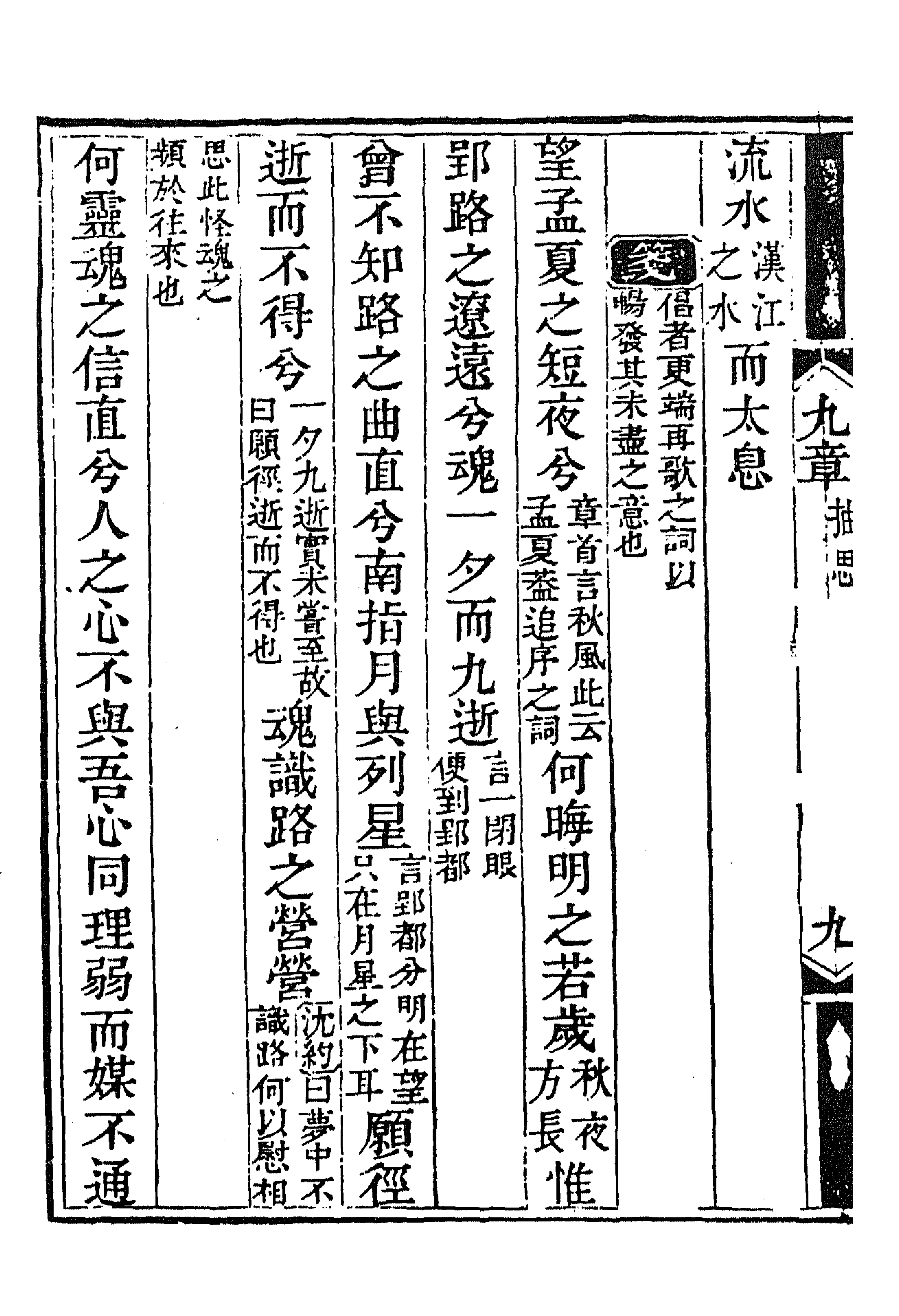
實而有穫

纂訂 承上而申明之不由外求德行所以難虧不可虛作聲聞所以遠播報者報其施是不可虛作也穫者穫其實是不由外來也

少歌（樂之問歌）曰與美人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說文正守一不止無正者無止也）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箋 少歌小歌也點出抽思以結首章鬱鬱憂思之意見心中時繹其思而不能釋也

倡曰有鳥（原自喻）自南兮來集漢北（今郢襄地）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北姑之山）而流涕兮臨



流水漢江之水而太息

箋 倡者更端再歌之詞以暢發其未盡之意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章首言秋風此云孟夏蓋追序之詞何晦明之若歲秋夜方長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言一閉眼便到郢都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言郢都分明在望只在月星之下耳願徑逝而不得兮一夕九逝實未嘗至故曰願徑逝而不得也魂識路之營營沈約曰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此怪魂之頻於往來也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



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殺身成仁易從容中道難自明不變其所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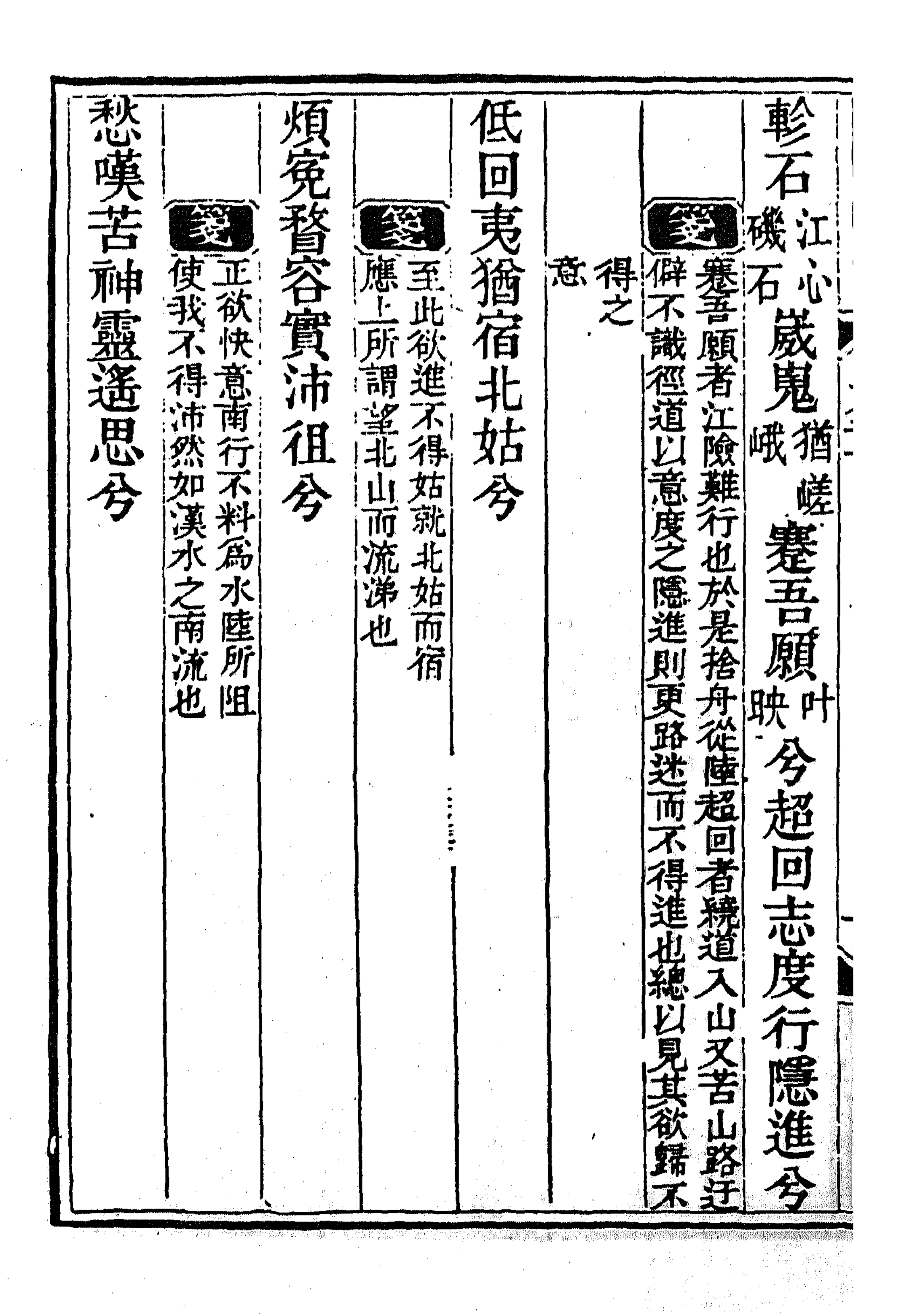
箋 已上補出被放漢北明抽思之故以變少歌之節爲倡曰之辭

聽直 藉夢中之月星以導夢中之路程月星既皆是幻山河亦並非眞空有識路之營營而已如斯而以爲識路魂亦過於自信其直矣

蔣註 此若呼而怪之之詞曰何靈魂之信情直行而廹欲歸郢也當此人我異心良媒中絶正使得歸當復何用余從容聽之久矣魂尚未之知耶蓋嬉笑之言甚於痛哭矣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 叶尋 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不得還郢聊爲自解之辭

蔣註 漢水南通江夏涉漢泝江則達郢矣然君不反已則今之南行豈眞至郢哉姑以快其南歸之思耳



軫石江心礒石崴嵬猶嵯峨蹇吾願叶映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箋 蹇吾願者江險難行也於是捨舟從陸超回者繞道入山又苦山路迂僻不識徑道以意度之隱進則更路迷而不得進也總以見其欲歸不得之意

低回夷猶宿北姑兮

箋 至此欲進不得姑就北姑而宿應上所謂望北山而流涕也

煩寃瞀容實沛徂兮

箋 正欲快意南行不料爲水陸所阻使我不得沛然如漢水之南流也

愁嘆苦神靈遙思兮

【箋】旅夜無眠又將入夢魂字即指夢中之魂言與上文兩魂字相應

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三言媒字不無注意於作合之人道思作頌抽思也聊以自救解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叶兮

【箋】少歌之詞畧言之也倡曰之詞放言之也亂曰之詞聊以言之也此在九章中爲另一體迺三疊之意皆形容抽字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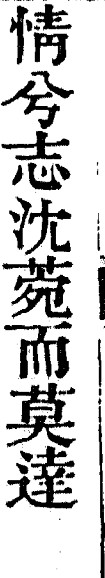
思美人

蔣註 承前抽思立說然抽思始欲陳詞美人終曰斯言誰告此篇始言舒情莫達終欲以死諫君然湘淵之沈乃在頃襄十數年後蓋爲彭咸非徒以其死以其諫耳甞死以諫君諫而用則可以無死不用而尚可諫猶弗死也至於萬不可諫而後以死爲諫此造思不忘之旨

思美人兮擥拭涕而竚眙注目而望媒絶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箋 此因漢北有放回之命而先言媒絶路阻者懼到郢無薦達之人故先欲結言以詒美人也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既陷於罪又滯於罰故冤不能明申旦以舒中



情兮志沈菀而莫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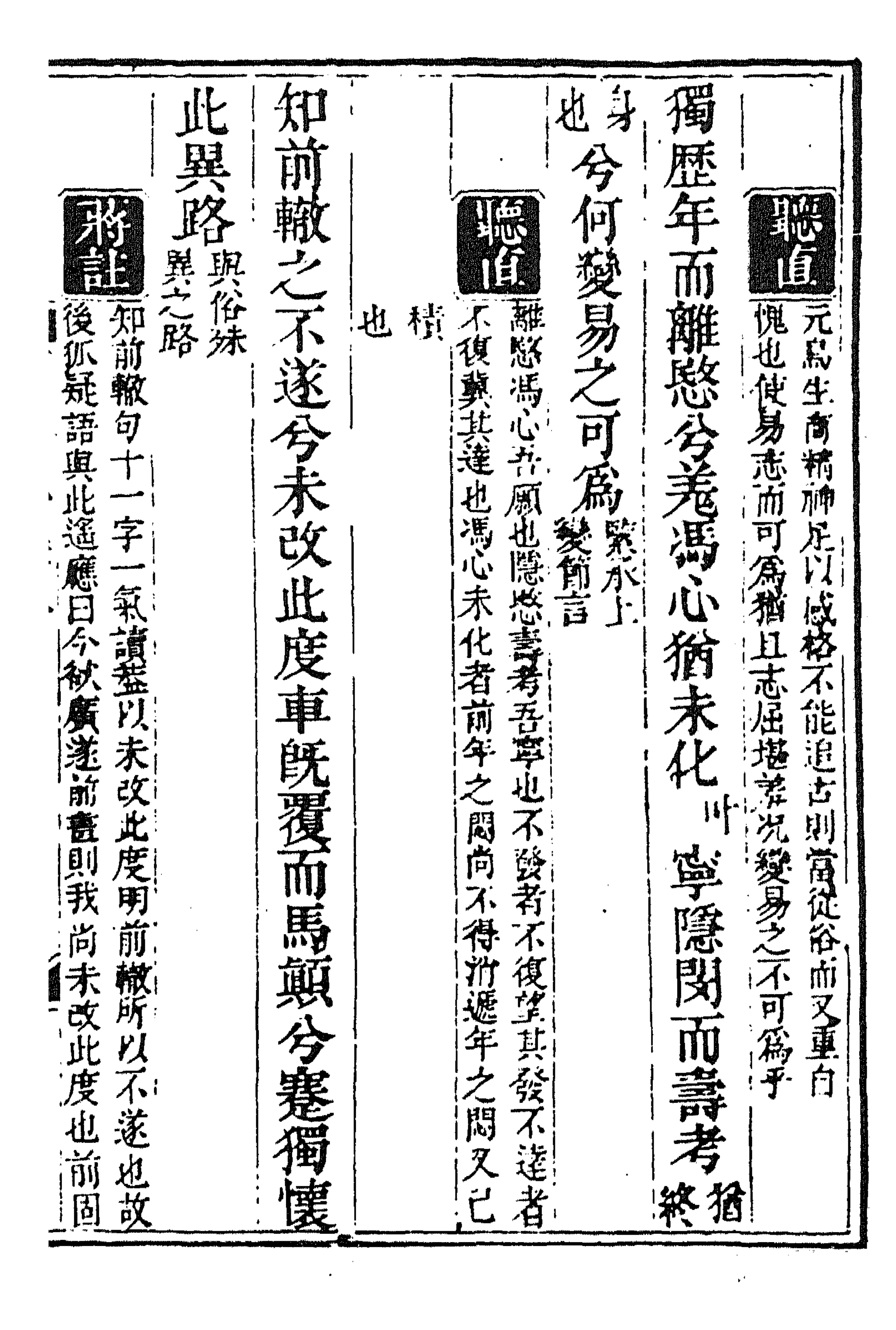
聽直 寃悲日煩今朝明旦日日皆然欲舒以發之而陷者更益之沈也煩者更益之菀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不為將命也）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歸鴻冥冥飛而難值承上媒絕路阻來）

洗髓 浮雲喻楚之遊宦漢北者畏令尹子蘭之威而不敢歸鳥喻其倖有事歸報朝廷者皆急行而不顧

高辛之靈盛兮遭元鳥而致詒（叶 去）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

評註 因上歸鳥難當而上感高辛之事仍從媒字遞下言求意外遇合必須變節而從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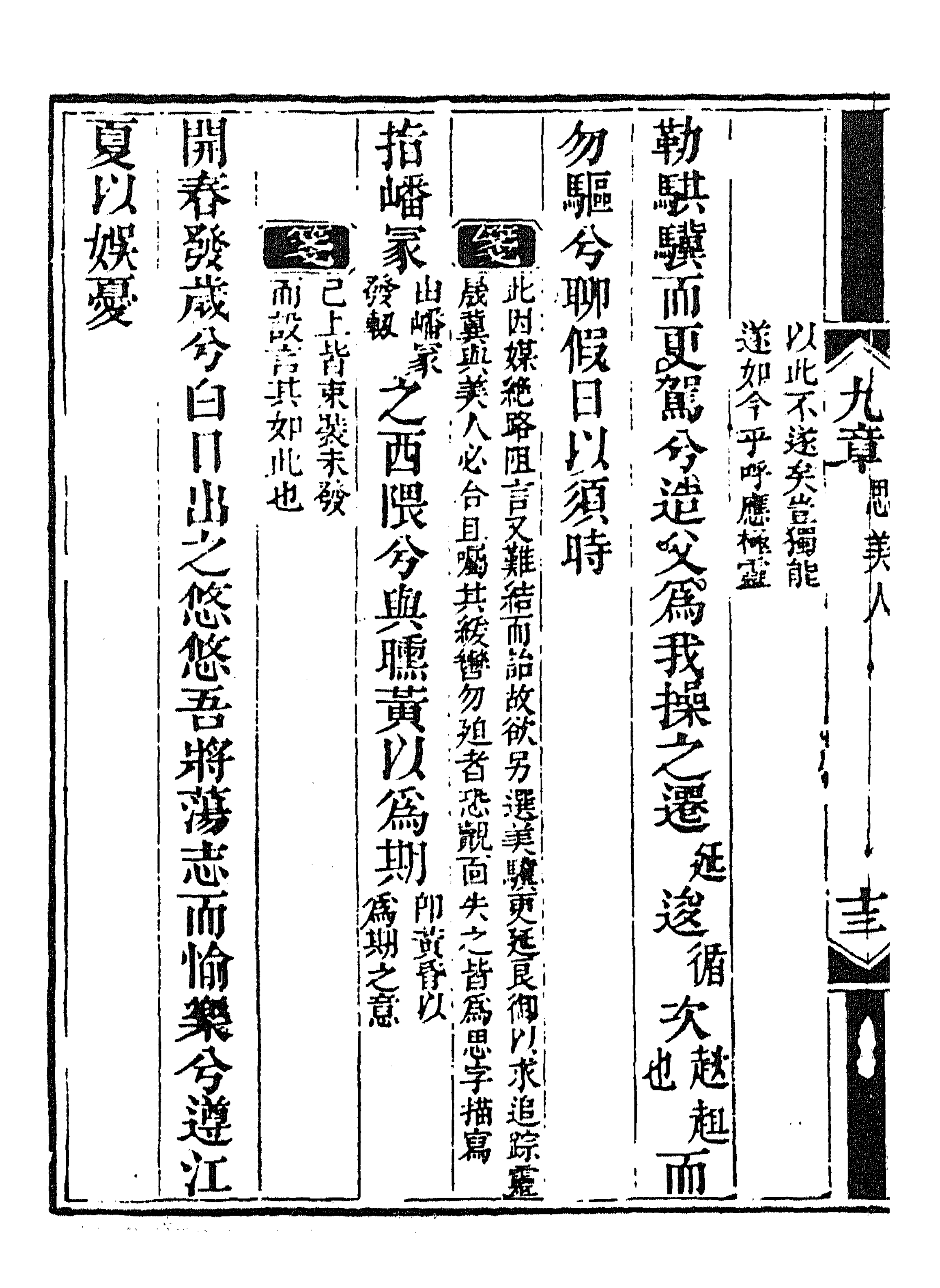
聽直 元氣生商精神足以感格不能追古則當從俗而又重自愧也使易志而可為猶且志屈堪羞況變易之不可為乎

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叶寧隱閔而壽考猶終身也兮何變易之可為緊承上變節言

聽直 離愍馮心吾願也隱愍壽考吾寧也不發者不復望其發不遂者不復冀其遂也馮心未化者前年之閔尚不得消遞年之閔又已積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與俗殊異之路

將註 知前轍句十一字一氣讀蓋以未改此度明前轍所以不遂也故後狐疑語與此遙應曰今欲廣遂前畫則我尚未改此度也前固



以此不遂矣豈獨能遂如令乎呼應極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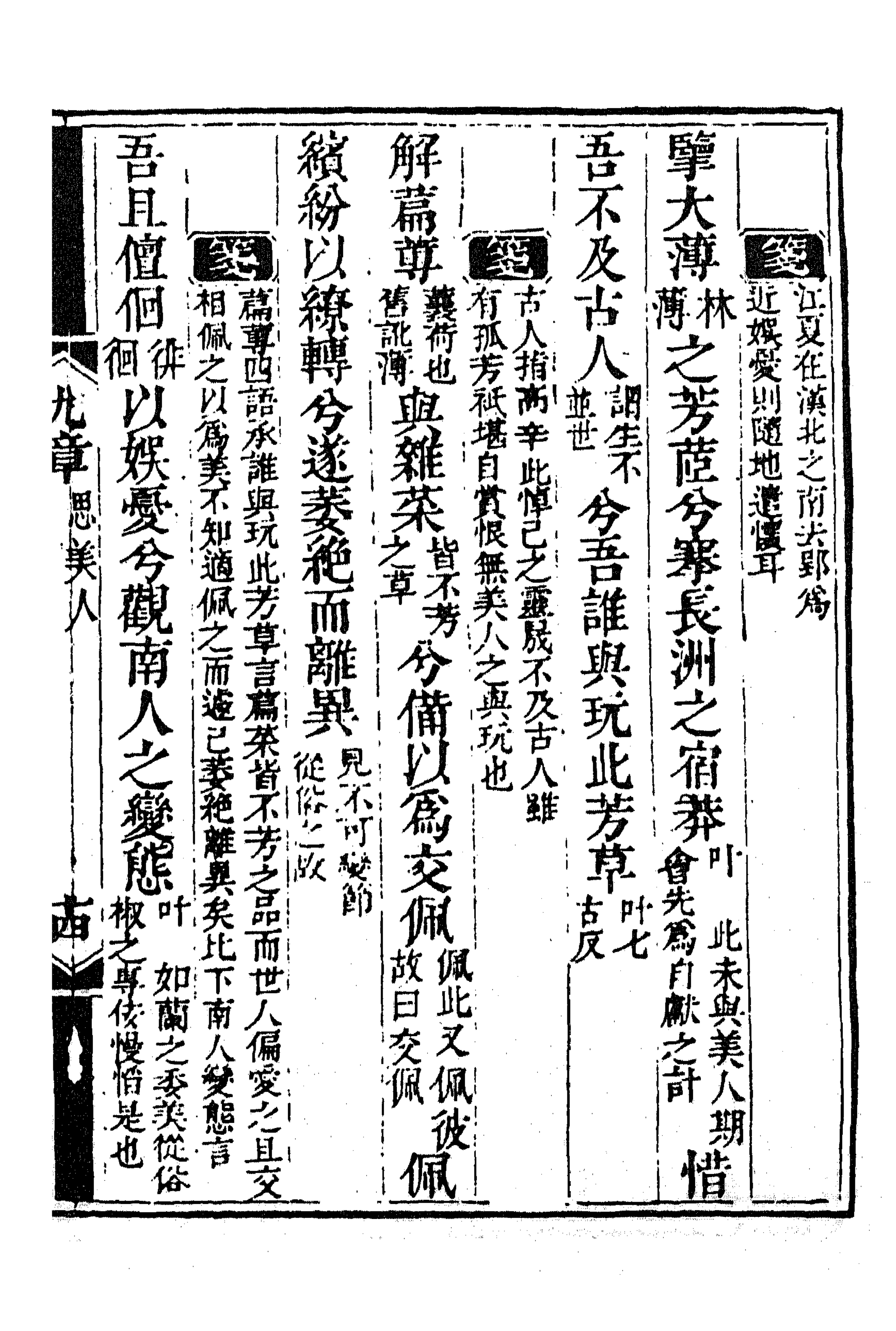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延逡循次趑趄也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

箋 此因媒絕路阻言又難結而詒故欲另選美騶更延良御以求追踪靈晟冀與美人必合且囑其緩轡勿廹者恐覿面而失之皆爲思字描寫

指嶓冢山嶓冢發軔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卽黃昏以爲期之意

箋 已上皆束裝未發而設言其如此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經 江夏在漢北之南去郢爲近娛憂則隨地遣懷耳

擥大薄林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叶 此未與美人期會先爲自獻之計

惜吾不及古人謂生不並世兮吾誰與玩此芳草叶七古反

經 古人指高辛此悼己之靈脩不及古人雖有孤芳祇堪自賞恨無美人之與玩也

解萹蓴蘘荷也舊訛薄與雜菜之草皆不芳兮備以爲交佩佩此又佩彼故曰交佩

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見不可變節從俗之故

經 萹蓴四語承誰與玩此芳草言萹菜皆不芳之品而世人偏愛之且交相佩之以爲美不知適佩之而遽已萎絕離異矣此下南人變態言

吾且儃佪徘徊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叶 如蘭之委美從俗椒之專佞慢慆是也

箋 僶佪嫉妒不欲遠進而自爲忖度之詞觀前人疑態嫌其變節從俗亦如蕭茶之不耐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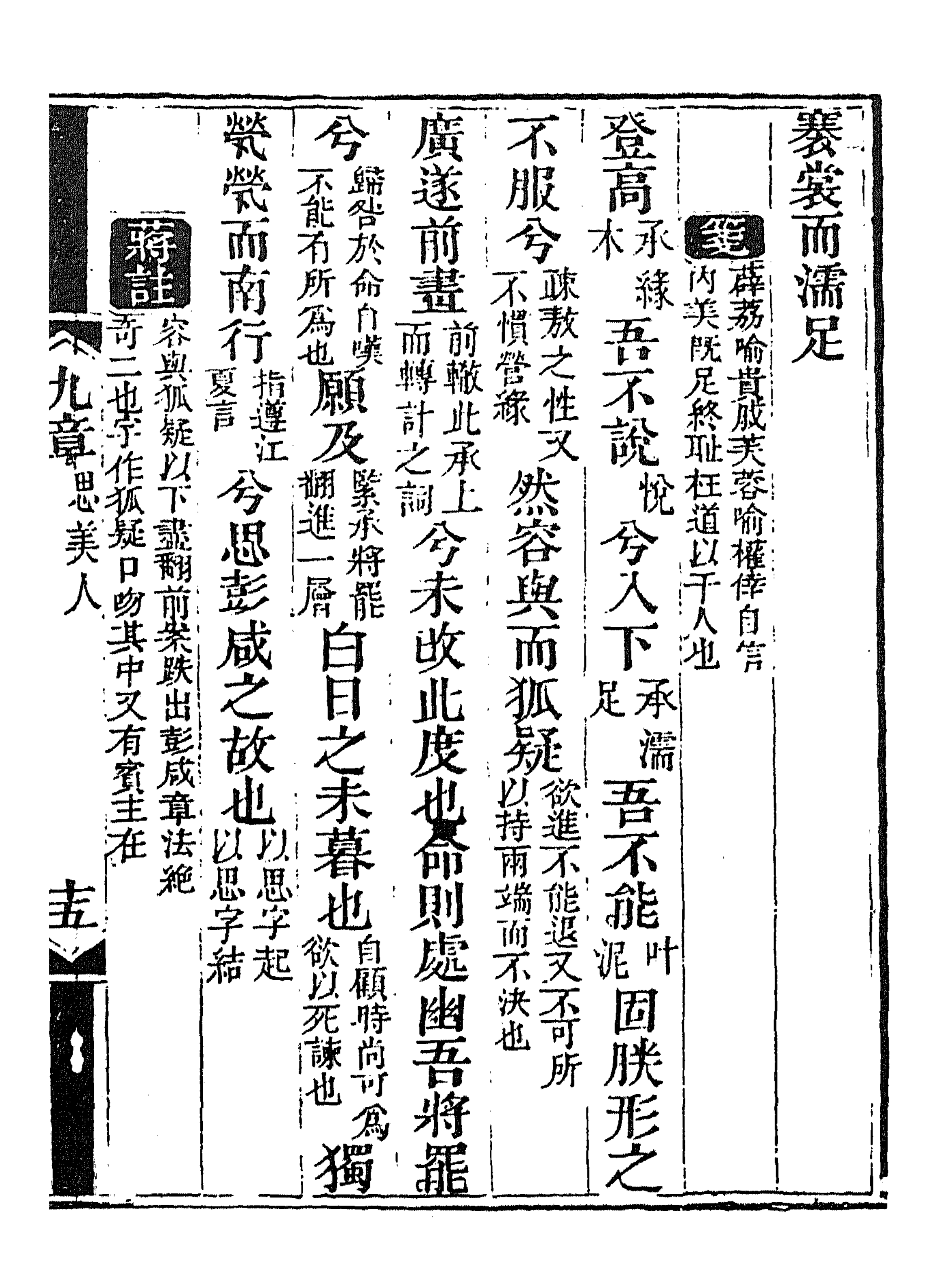
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 此爲芭華快也馨香滿蘊於中不竢他求而自然發揚於外矣

芳與澤 芳非澤則易枯 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 叶尺遂反

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

箋 情與質指所玩之芳言信可保者不致萎絕而離異矣滿內則閟不擇地外揚則烝不限遠此固自信其美矣竊恐不能邀美人之所賞依然抱媒絕路阻之憾也

兮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



褰裳而濡足

箋 薜荔喻貴戚芙蓉喻權倖自言內美既足終耻枉道以干人也

登高（承緣木）吾不說（悅）兮入下（承濡足）吾不能（叶泥）固朕形之不服兮（疎散之性又不慣營緣）然容與而狐疑（欲進不能退又不可所以持兩端而不決也）

廣遂前畫（前轍此承上而轉計之詞）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歸咎於命自嘆不能有所為也）願及（緊承將罷翻進一層）白日之未暮也（自顧時尚可為欲以死諫也）獨煢煢而南行（指遵江夏言）兮思彭咸之故也（以思字起以思字結）

蔣註 容與狐疑以下講翻前案跌出彭咸章法絕奇二也字作狐疑口吻其中又有賓主在

涉江

箋 三閭無辜被放南夷可謂寃之極矣在他人開首必先發出許多牢騷鬱邑不平語此偏寫得奇奇怪怪令人莫測其立言之妙蓋由其才之高識之大志行之潔故出筆都無烟火氣

蔣註 涉江哀郢皆頃襄時放於江南所作然哀郢發郢而至陵陽皆自西徂東涉江從鄂渚入溆浦乃自東北往西南當在旣放陵陽之後舊解合之誤矣

余幼好此奇服兮（奇服先王之法服喻志行之不羣也）年旣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一起便見不凡）被明月兮（夜光珠）珮寶璐世溷濁莫余知兮（此專指楚言）吾方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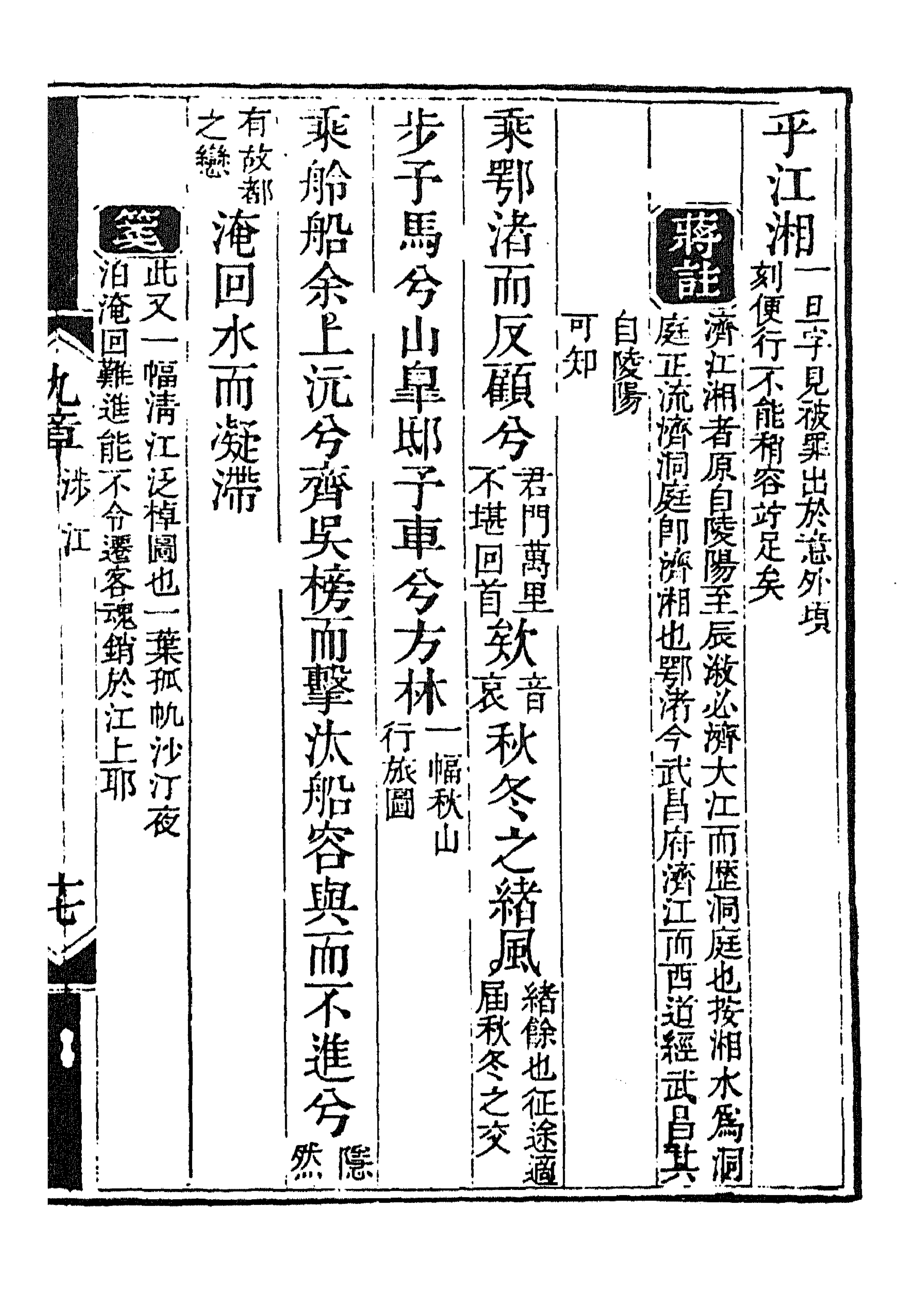
馳而不顧志則高矣美矣其受病亦正坐此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叶鋪

箋 與重華遊則胸中只有唐虞何論夏商以後

登崑崙兮食玉英叶喻所處之高所養之正吾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

箋 此直欲希蹤到聖人地位可以參天地贊化育矣原胸襟抱負之大彼楚人近在國中尚不能知何況遠夷又烏足以知之耶痛年老投荒不知何日得返首坵故於臨行時不惜盡情吐訴一番爲下文哀南夷何作勢

哀南夷指辰陽苗夷之莫吾知兮此臨行夜中忖度語也已伏下具有行將往告之意矣旦予濟



乎江湘一旦字見被棄出於意外頃刻便行不能稍容苟足矣

蔣註 濟江湘者原自陵陽至辰漵必濟大江而歷洞庭也按湘水爲洞庭正流濟洞庭卽濟湘也鄂渚今武昌府濟江而西道經武昌其自陵陽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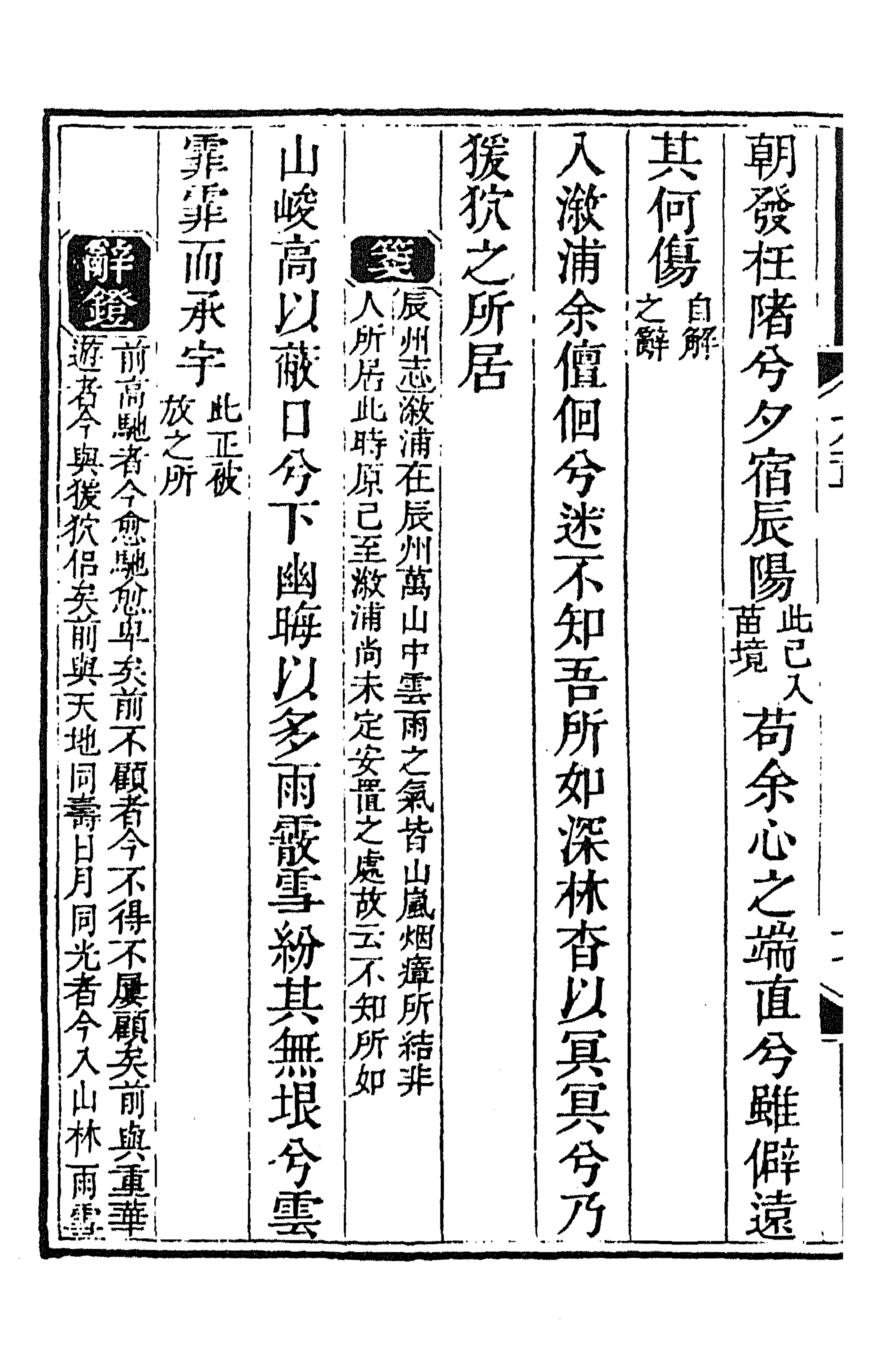
乘鄂渚而反顧兮君門萬里不堪回首欸音哀秋冬之緒風緒餘也征途適屆秋冬之交

步予馬兮山皐邸予車兮方林一幅秋山行旅圖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隱然有故都之戀

淹回水而凝滯

箋 此又一幅清江泛棹圖也一葉孤帆沙汀夜泊淹回難進能不令遷客魂銷於江上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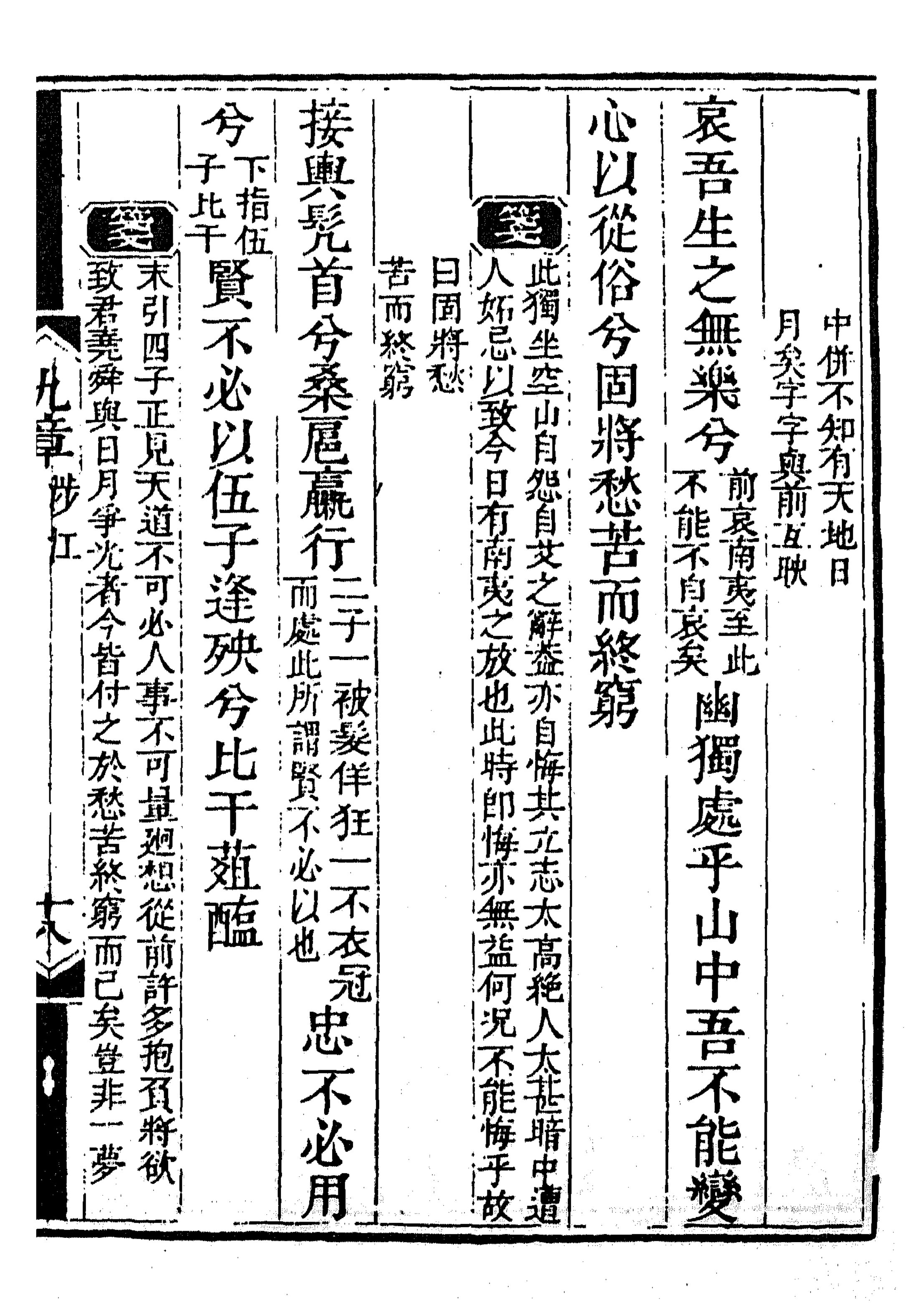
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此已入苗境）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自解之辭）

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

【箋】辰州志漵浦在辰州萬山中雲雨之氣皆山嵐烟瘴所結非人所居此時原已至漵浦尚未定安置之處故云不知所如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此正被放之所）

【辭箋】前高馳者今愈馳愈卑矣前不顧者今不得不屢顧矣前與重華遊者今與猨狖侶矣前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光者今入山林雨雪



中併不知有天地日月矣字字與前互映

哀吾生之無樂兮前哀南夷至此不能不自哀矣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箋】此獨坐空山自怨自艾之辭蓋亦自悔其立志太高絶人太甚塒中遭人妬忌以致今日有南夷之放也此時即悔亦無益何況不能悔乎故日固將愁苦而終窮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二子一被髮佯狂一不衣冠而處此所謂賢不必以也忠不必用兮下指伍子比干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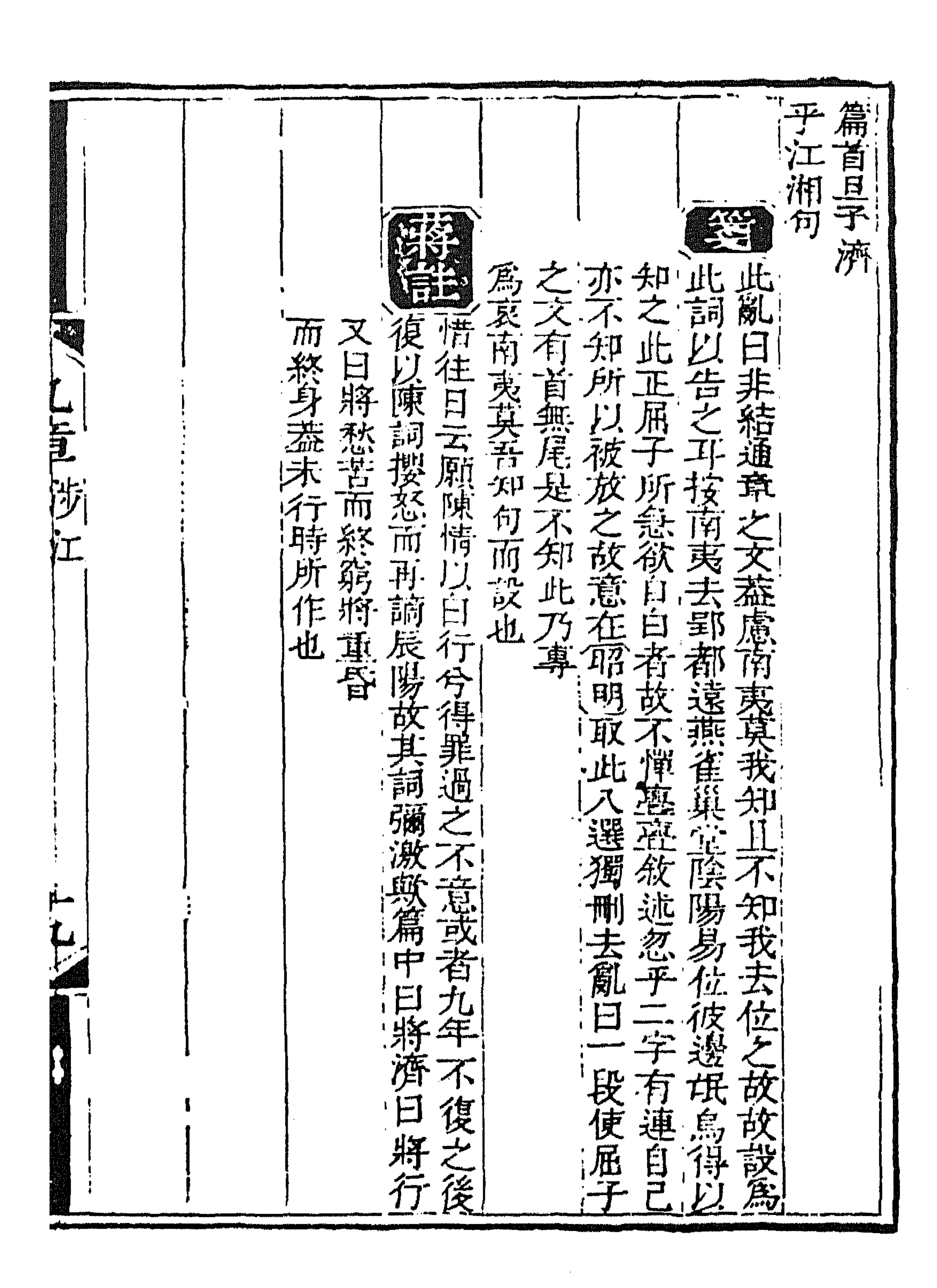
【箋】末引四子正見天道不可必人事不可量𢌿想從前許多抱負將欲致君堯舜與日月爭光者今皆付之於愁苦終窮而已矣豈非一夢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謂既蔽於懷王之世又錮於頃襄之朝

【箋】如置身在溆浦山中聽哀猨夜叫也

【蔣註】董道不豫猶之高駛而不傾也重昏終身則與天地日月似不能比壽齊光矣然所負如彼所遇如此此亦忠臣志士所莫可如何者矣以感慨作收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露申茉也【蔣註】瑞香一名露甲申或甲字之譌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後宮女子執政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遙應



篇首旦予濟
乎江湘句

【箋】此亂曰非結通章之文蓋慮南夷莫我知且不知我去位之故故設爲此詞以告之耳按南夷去郢都遠燕雀巢堂陰陽易位彼邊氓烏得以知之此正屈子所急欲自白者故不憚鄭重敘述忽乎二字有連自己亦不知所以被放之故意在昭明取此入選獨刪去亂曰一段使屈子之文有首無尾是不知此乃專爲哀南夷莫吾知句而設也

【評注】情往曰云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或者九年不復之後復以陳詞攖怒而再謫辰陽故其詞彌激歟篇中曰將濟曰將行又曰將愁苦而終窮將重昏而終身蓋未行時所作也

哀郢

辯證 屈子被放九年料不能復歸郢都故有是作不曰思郢而曰哀郢者頃襄初立子蘭爲令尹上官大夫等獻媚固寵妬賢害國較之懷王之世尤甚當初放時已見百姓震遷離散不知此九年中更作何狀恐天不純命實有可哀者若夫己之思返不得返猶在第二義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不純命卽天命靡常之意震愆動轍得罪也不便言君故歸之於天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紀時而東遷秦兵西來故民急東遷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痛已亦隨流民之亡於道路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紀日吾以行叶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亝（同齊）揚以容與兮

循夏水東行 哀見君而不再得

望長楸（故園喬木）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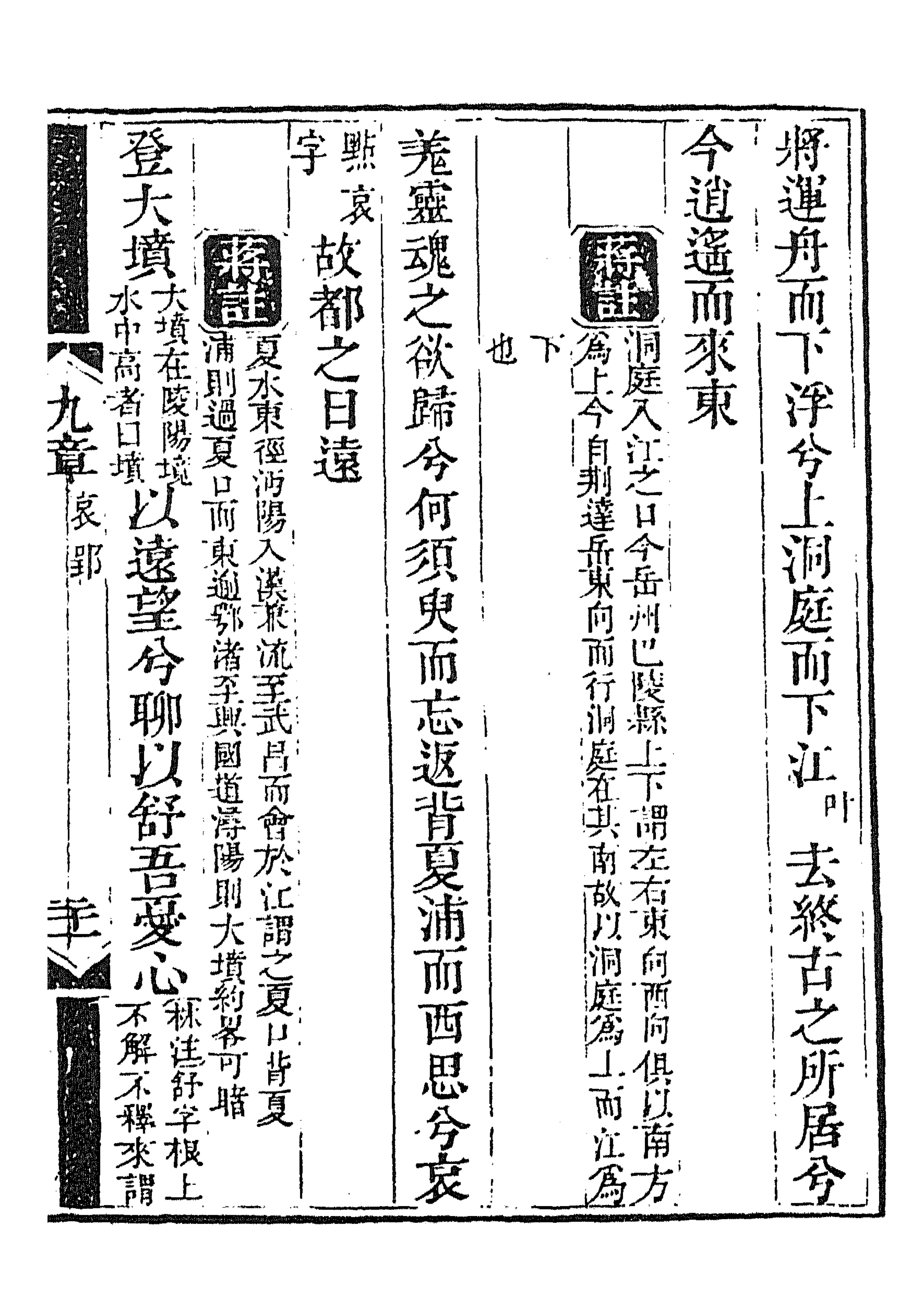
兮（舟路曲有西向者）顧龍門而不見（楚都南關三門一名龍門一名修門）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踐）順風波而流從兮

焉洋洋而爲客（李賀曰洋洋爲客一語倍覺黯然）

凌陽侯之氾濫兮（伏羲臣凌陽國侯波神也）忽翺翔之焉薄（順風而行若鳥之飛）心

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同嵼嵯山屈曲貌）而不釋（叶汋）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叶 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

蔣註 洞庭入江之口今岳州巴陵縣上下謂左右東向西向俱以南方爲上今自荆達岳東向而行洞庭在其南故以洞庭爲上而江爲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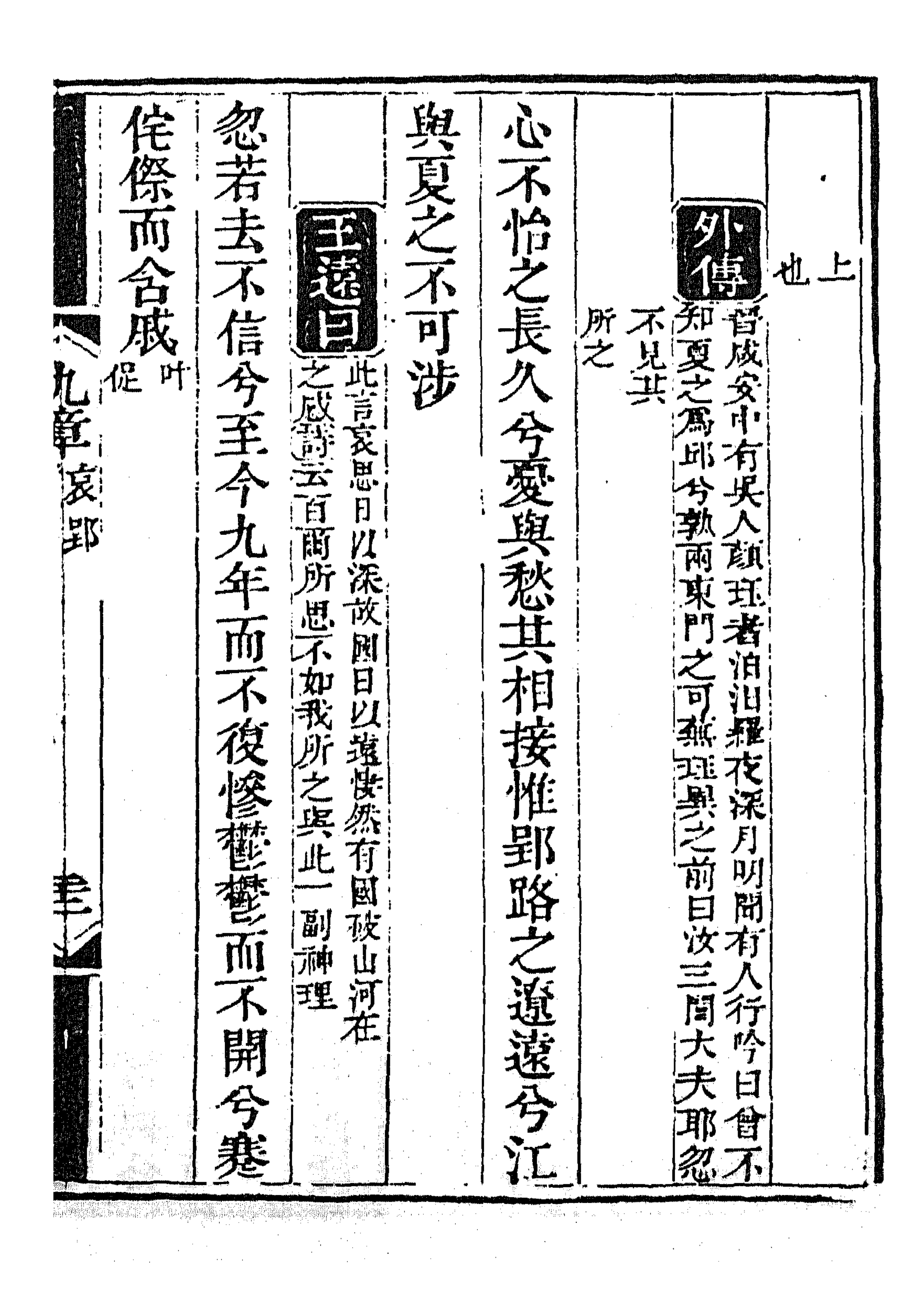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 點哀字 故都之日遠

蔣註 夏水東徑沔陽入漢旅流至武昌而會於江謂之夏口背夏浦則過夏口而東適鄂渚至興國道潯陽則大墳約略可睹

登大墳 大墳在陵陽境水中高者曰墳 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 林注舒字根上不解不釋來謂

曠觀可以散懷且舒遂次之憂而不知適以增哀與悲也**哀州土**指陵陽言**之平樂兮**先王之善政猶存**悲江介之遺風**叶孚金反故家之遺風如故哀悲者謂祖宗舊封其子孫將不能守也**當陵陽之焉至兮**此追述未至時**淼南渡之焉如**陵陽在池州青陽縣渡江而南淼然無際者盧江也古陵陽境距大江百里而適南渡者謂出江至陵陽也**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焦竑曰六朝如夢鳥空啼不如此二語慘絕

【[illegible]】此在陵陽追念昔日郢都荒亂曾慮及陵陽邊垠不知作何等顛沛也及登大墳淼淼俯望乃不料其遺風如故烽火無驚曾若不知有郢都之荒亂者今事歷九年又豈知郢都陵谷之變遷夏水化而爲邱東門全然榛莽耶蓋楚恃方城漢水之險不料爲秦兵填塞夏首使漢水不得通流險失所據以致兩東門市肆宮闕之地人烟湊集之所一旦皆蕩而爲榛莽矣此銅駝荆棘之悲故數百年後魂猶行吟此二語於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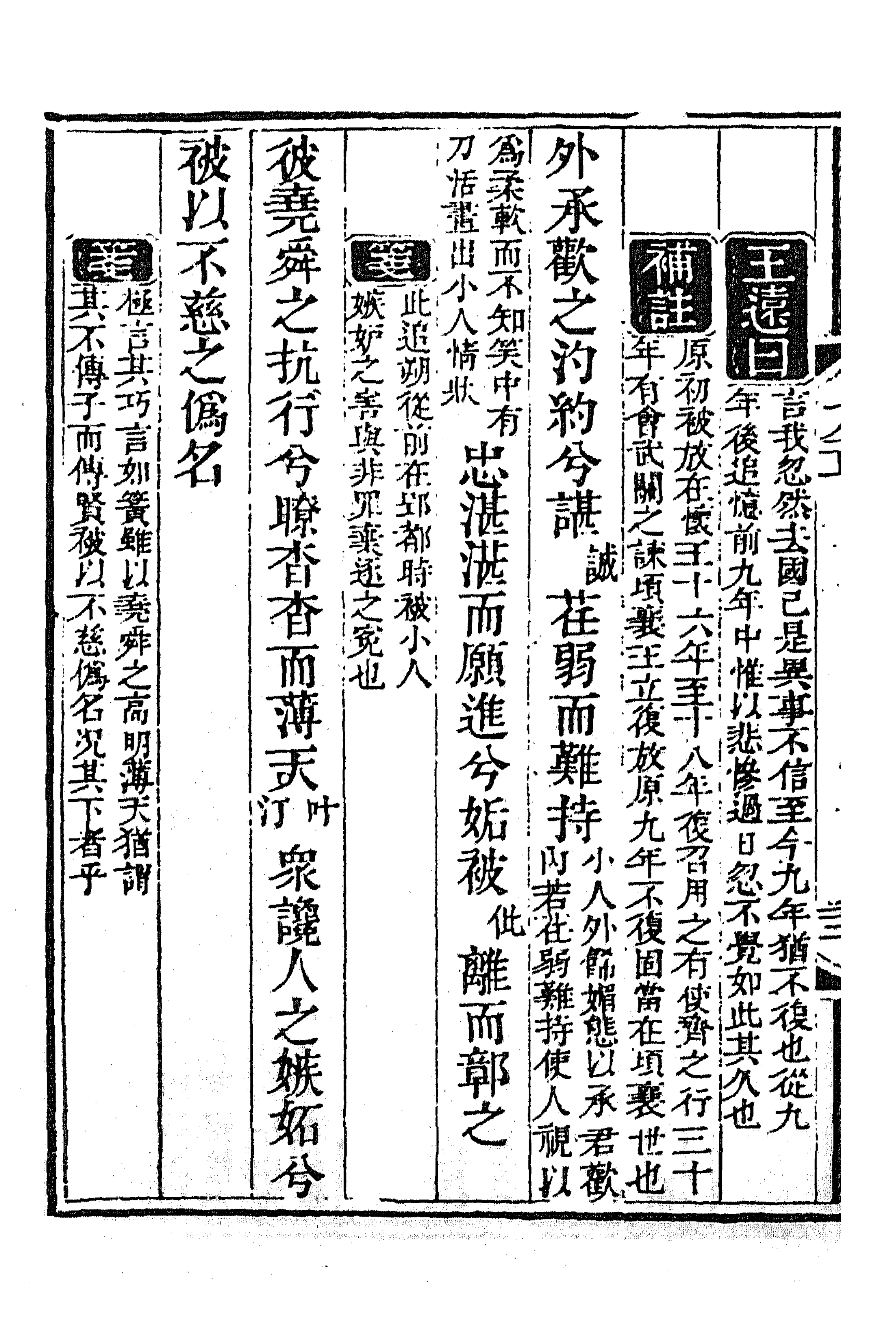
上也

外傳 晉咸安中有吳人顧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與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王遠曰 此言哀思日以深故國日以遠悽然有國破山河在之感詩云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與此一副神理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戚叶促



王遠曰言我忽然去國已是異事不信至今九年猶不復也從九年後追憶前九年中惟以悲慘過日忽不覺如此其久也

補註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有使齊之行三十年有會武關之諫頃襄王立復放原九年不復固當在頃襄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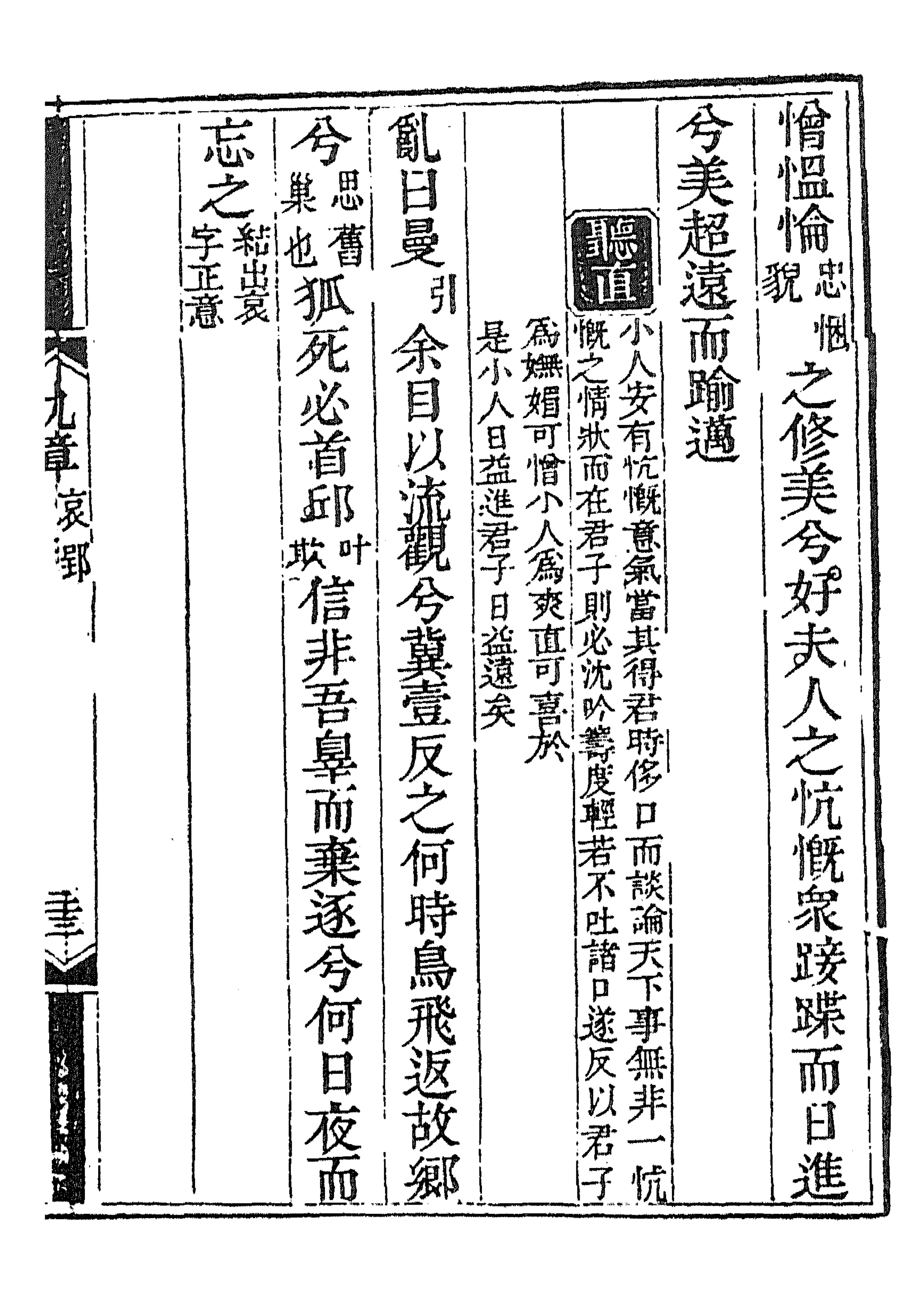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誠荏弱而難持小人外飾媚態以承君歡內若荏弱難持使人視以為柔軟而不知笑中有刀活畫出小人情狀

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伾離而鄣之

箋此追溯從前在郢都時被小人嫉妒之害與非罪棄逐之冤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叶汀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

箋極言其巧言如簧雖以堯舜之高明薄天猶謂其不傳子而傳賢被以不慈偽名況其下者乎



憎慍惀忠悃貌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聽直 小人妄有忼慨意氣當其得君時侈口而談論天下事無非一忼慨之情狀而在君子則必沈吟籌度輕若不吐諸口遂反以君子爲嫵媚可憎小人爲爽直可喜於是小人日益進君子日益遠矣

亂曰引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思舊巢也狐死必首邱叶欺信非吾辠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結出哀字正意

悲回風

發明

九章難讀而悲回風尤難讀朱子猶嫌其顛倒重複蓋未悉此文乃傷懷王入秦不返欲以身殉而自明其志也且首自悲回風起至詩之所明乃其賦序舊詁亦未截斷自藉從容以下皆託言夢境登石巒以下心不忘郢仍屬魂遊自傾寤以下盡言死後魂在波中漂蕩之苦至若悲霜雪之俱下聽潮水之相擊則又慘不可讀矣末則不悲自己反悲申徒之任石恐己空死無益亦猶申徒之抗迹也篇中三引彭咸各有取義故不嫌其複也　按史稱懷王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遺書與楚會武關結盟昭雎諫無往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秦詐令一將軍號爲秦王伏兵武關候懷王至閉之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要其割巫黔中郡懷王怒不許因留秦時太子橫質於齊未歸人心惶惶屈子以疏放之臣當此敗亡之際爲人臣子者雖極疏遠能寂無一言以弔其君乎歷來注家從未發明此義故附會百出不得不掃除羣言另標新義

悲一篇之眼回風秋氣回邪賊人故曰回風秦正在西於時爲秋喻秦詐楚之搖蕙兮以蕙喻懷猶稱荃蓀也心寃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國破君亡苟有人心能不同聲一哭聲有隱而先倡

箋　武關之入昭雎諫不聽是時楚必有先知秦之謀者人言嘖嘖無如楚懷不聞何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此以彭咸喻己造思者作悲回風也暨志介因而不忘欲使人讀其文而悲其志也萬變其情豈可蓋掩兮孰虛僞之可長

箋　楚懷被脅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辱國已甚而羣奸猶諱其事虛僞其詞不曰拘而曰留是欲蓋彌彰何能長掩耶

鳥獸鳴以號羣兮隨從入關士卒同被拘留父不能不號其子妻不能不號其夫草苴音鮮生曰草枯曰苴比

而不芳狀羣好之倉皇失魄也魚葺鱗以自別兮士大夫有避嫉疑而談非者蛟龍隱其文章賢人有懼毀而去位者

箋已上皆實指當時情事而不敢直言者恐暴君過特隱約其詞故後文一則曰獨隱伏而思慮再則曰孰能思而不隱兮皆著明此義也

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荼苦薺甘其味殊蘭茝之幽不與草苴爲伍其芳獨此原自喻

惟佳人變彭咸稱佳人直以己自任矣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貺叶荒易世相感不改其節

眇遠志發蒙遠志節自貺之志之所及兮眇其一目而仰視之以定其高下之所及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恐己志不明爲人所疑竊賦詩之所明叶已上悲回風賦

序

【箋】眇我志之所及者欲及彭咸也憐浮雲之相羊者若亡無主如浮雲之無依也竊賦者卽此篇也

【正誤】舊詁序文不分故人誤謂文多重複佳人王逸謂懷襄王賦詩莊騷誤認爲賦離騷抽思思美人三篇可爲噴飯

惟佳人喻己之獨懷懷懷王也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玩兩獨字則知當時臣民慟心而思懷王者惟屈子一人而已

【箋】重提佳人所謂更統世以自貺也折芳椒以自處者痛孤芳無用之地獨隱伏思慮者恨身不能奮飛入秦而返楚懷之駕也

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寤由思入夢　御案似夢非夢而若有見謂之寤夢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恃有

夢以爲遊遂計也傷太息之愍歎兮氣於邑而不可止及醒固不能遊遂而入秦也

糺紋思心以爲纕佩帶兮編結愁苦以爲膺絡胸折若木以

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箋　此因於邑不寐急欲入秦不得於是復思入夢特恐愁思纍纍負重難行故欲糺之以爲纕編之以爲膺以便於束縛佩帶而行也折若木以蔽光者慮陽光射目欲變晝爲夜一任神魂隨風飄送以遂其廻欲見王之心也

存髣髴而不見兮存髣髴者隱若秦關在望矣不見者不見懷王也心踊躍其若湯急欲到關撫珮衽以案志兮此已入秦境矣超惘惘而遂行叶惘惘者有茫然不知其所之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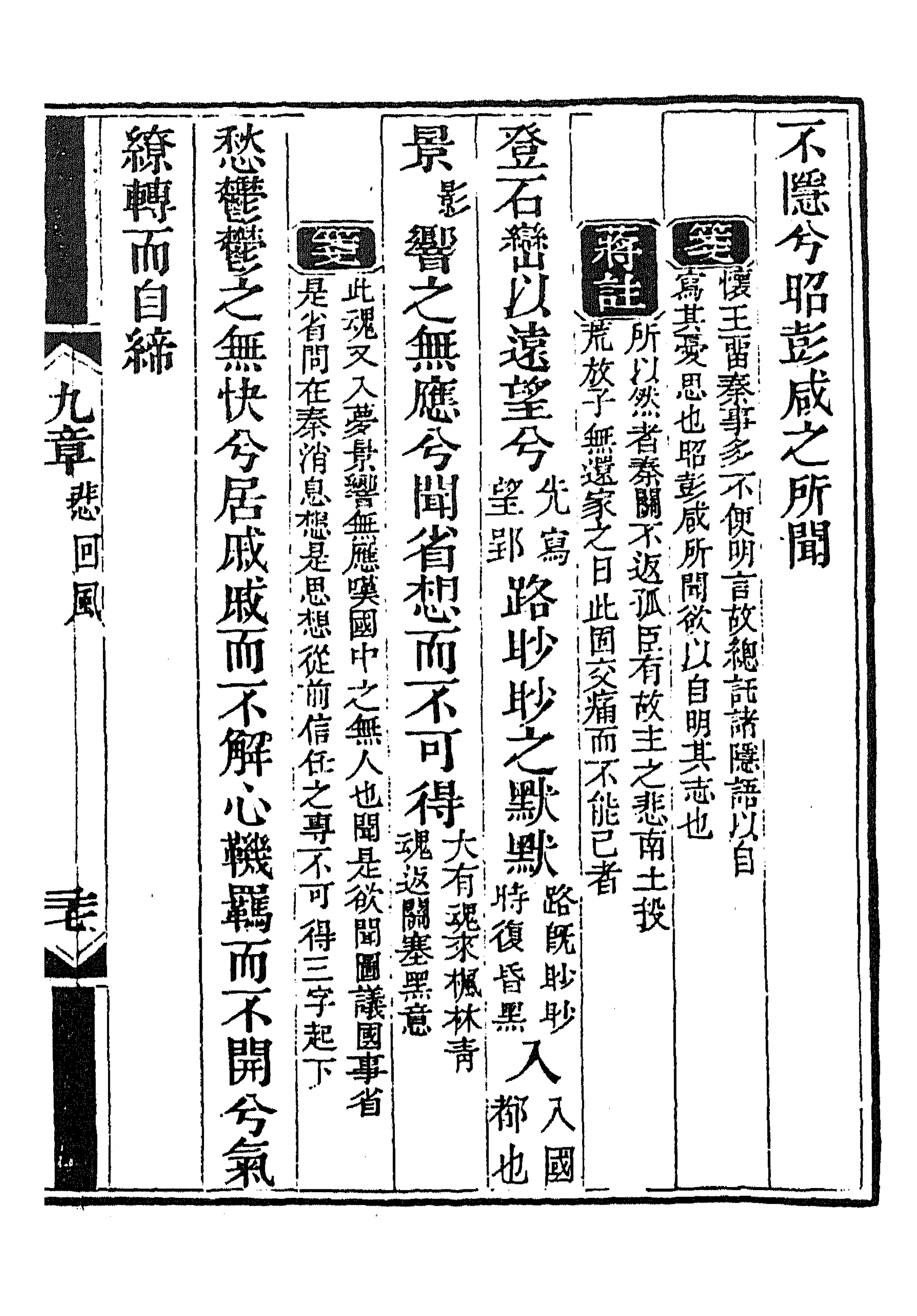
歲曶曶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蘋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叶去

箋 此夢醒而悼時光之迅速也纔見秋風搖落蘋已節離草枯悵魂夢依然我固未嘗入秦也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叶留 不以思之渺茫為懲而反以為憐者欲證返懷之言明知其不能而必欲證之者不肯作聊且之詞也 寧溘死而流亡兮謂寧死於秦關道路 不忍此心之長愁

箋 總為後文登石巒上高巖作勢不肯以前之一夢而止此則必欲神魂親至其地目覩懷王無恙始得紓我之愁而解我之鬱也

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叶魂 二語證此言之不可聊也 孰能思而



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箋　懷王留秦事多不便明言故總託諸隱語以自寫其憂思也昭彭咸所聞欲以自明其志也

蔣註　所以然者秦關不返孤臣有故主之悲南土投荒放子無還家之日此固交痛而不能已者

登石巒以遠望兮（先寫望郢）路眇眇之默默（路既眇眇特復昏黑）入（入國都也）景（影）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大有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意）

箋　此魂又入夢景響無應嘆國中之無人也聞是欲聞圖議國事省是省問在秦消息想是思想從前信任之專不可得三字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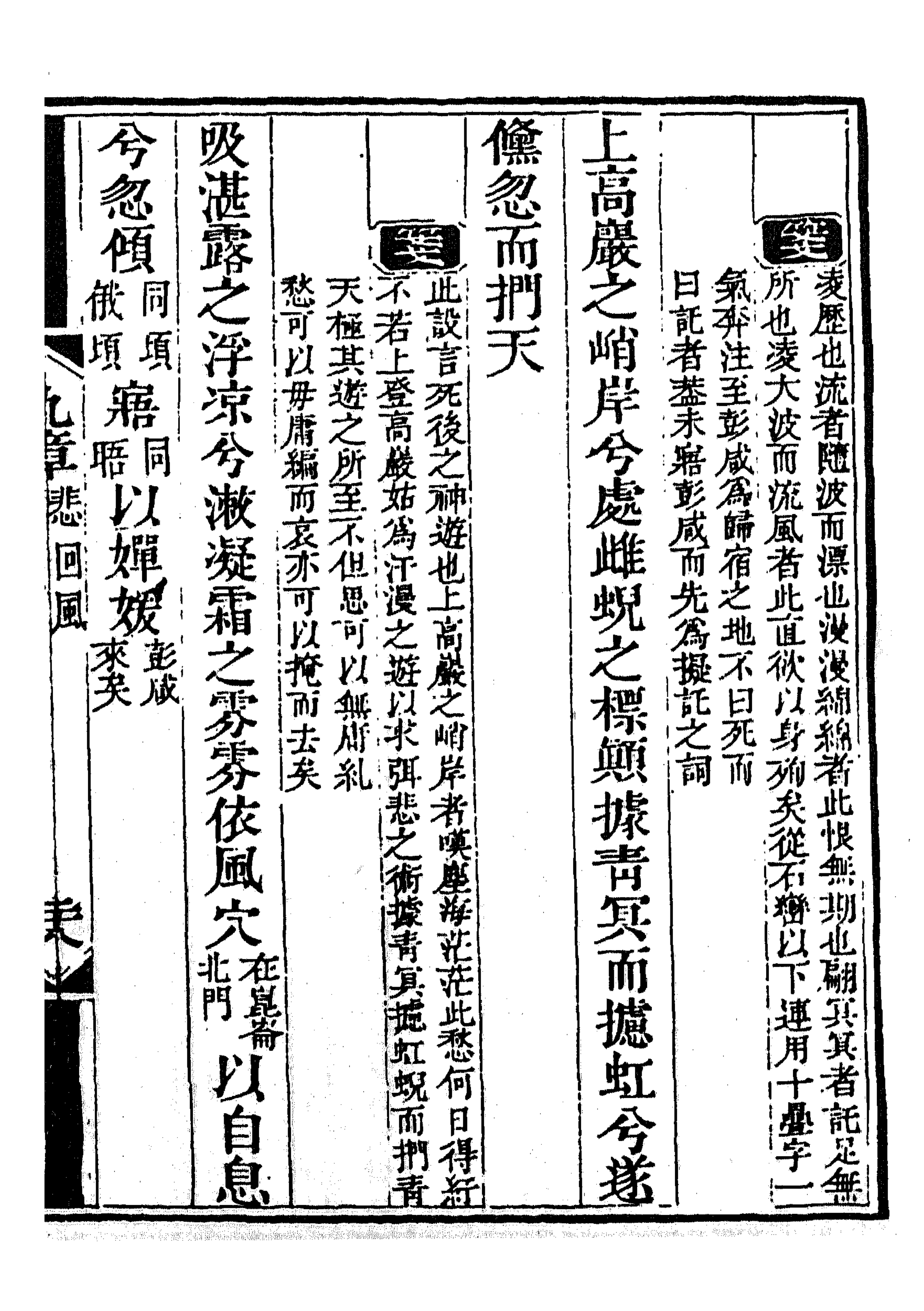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箋 此望見郢都城內形象光景敗壞如此能不令人氣轉鬱而心轉戚耶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 此寫望秦也秋風悽慘秋色蕭條莽莽平原未知何處是吾君栖依之所言念及此寧不令孤臣淚落連珠子哉 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

箋 前眇眇歎郢路之遙遠也此眇眇嘆懷王之孤魂羈於秦也芒芒無儀不見其形影也聲隱有感兩魂異地相望悲哭之聲也物純不可爲者前懷王因誤信子蘭奈何絕秦歡一派媚秦軟語迎合秦昭卒致被留故痛斥其純而不可爲深有恨於此也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 點悲字醒題 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此悲己之神魂茫茫飄泊於黑雲霧雨之中不知秦關何在楚塞何存與其生而魂遊不若早從地下之爲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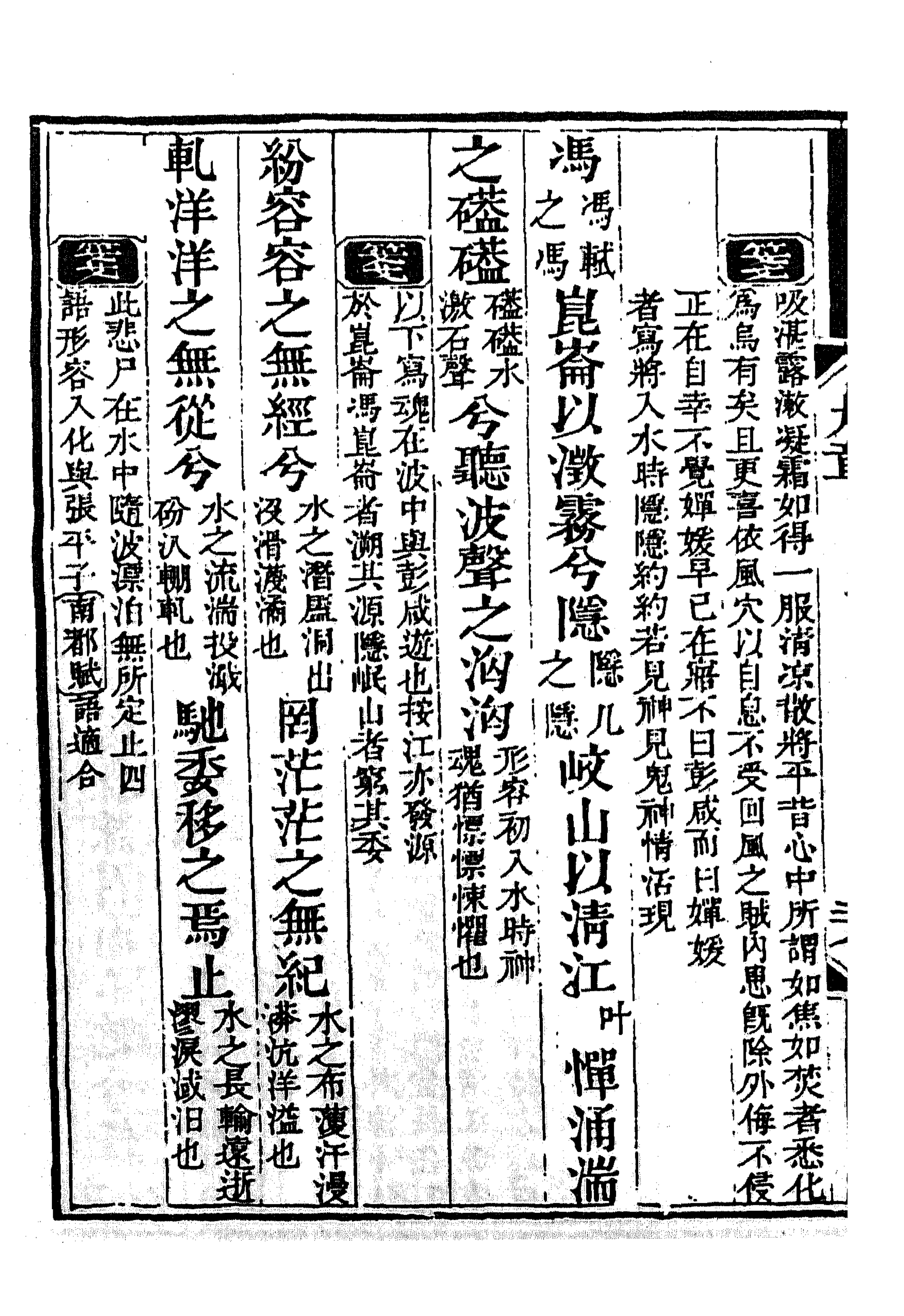


箋 凌歷也流者隨波而漂也泛泛緜緜者此恨無期也翩冥冥者託足無所也凌大波而流風者此直欲以身殉矣從石巒以下連用十疊字一氣奔注至彭咸爲歸宿之地不曰死而曰託者蓋未寤彭咸而先爲擬託之詞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

箋 此設言死後之神遊也上高巖之峭岸者嘆塵海茫茫此愁何日得紓不若上登高巖姑爲汗漫之遊以求弭悲之術據青冥攄虹蜺而捫青天極其遊之所至不但思可以無所紏愁可以毋庸編而哀亦可以掩而去矣

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在崑崙北門）以自息兮忽傾（同頃俄頃）寤（同晤）以嬋媛（彭咸來矣）



吸沆露漱凝霜如得一服清凉散將平昔心中所謂如焦如焚者悉化爲烏有矣且更喜依風穴以自息不受回風之賊內患既除外侮不侵正在自幸不覺嬋媛早已在履不曰彭咸而曰嬋媛者寫將入水時隱隱約約若見神見鬼神情活現

馮（馮賦之馮）崑崙以瞰霧兮隱（隱几之隱）岷山以清江（叶）憚涌湍之礚礚（礚礚水激石聲）兮聽波聲之洶洶（形容初入水時神魂猶慓慓悚懼也）

箋　以下寫魂在波中與彭咸遊也按江亦發源於崑崙馮崑崙者溯其源隱岷山者窮其委

紛容容之無經兮（水之潛歷洞出汲滑濩漓也）罔芒芒之無紀（水之希蔑汗漫滮沆洋溢也）軋洋洋之無從兮（水之流湍投濊砏汃軋軋也）馳委移之焉止（水之長輪逶逝潎淚減汩也）

箋　此悲尸在水中隨波漂泊無所定止四語形容入化與張平子南都賦語適合

漂翻翻其上下兮翼也（比翼）遥遥其左右（叶）以汜潏潏其前

後兮伴張弛之信期（叶起又連用八疊字與前相應字字工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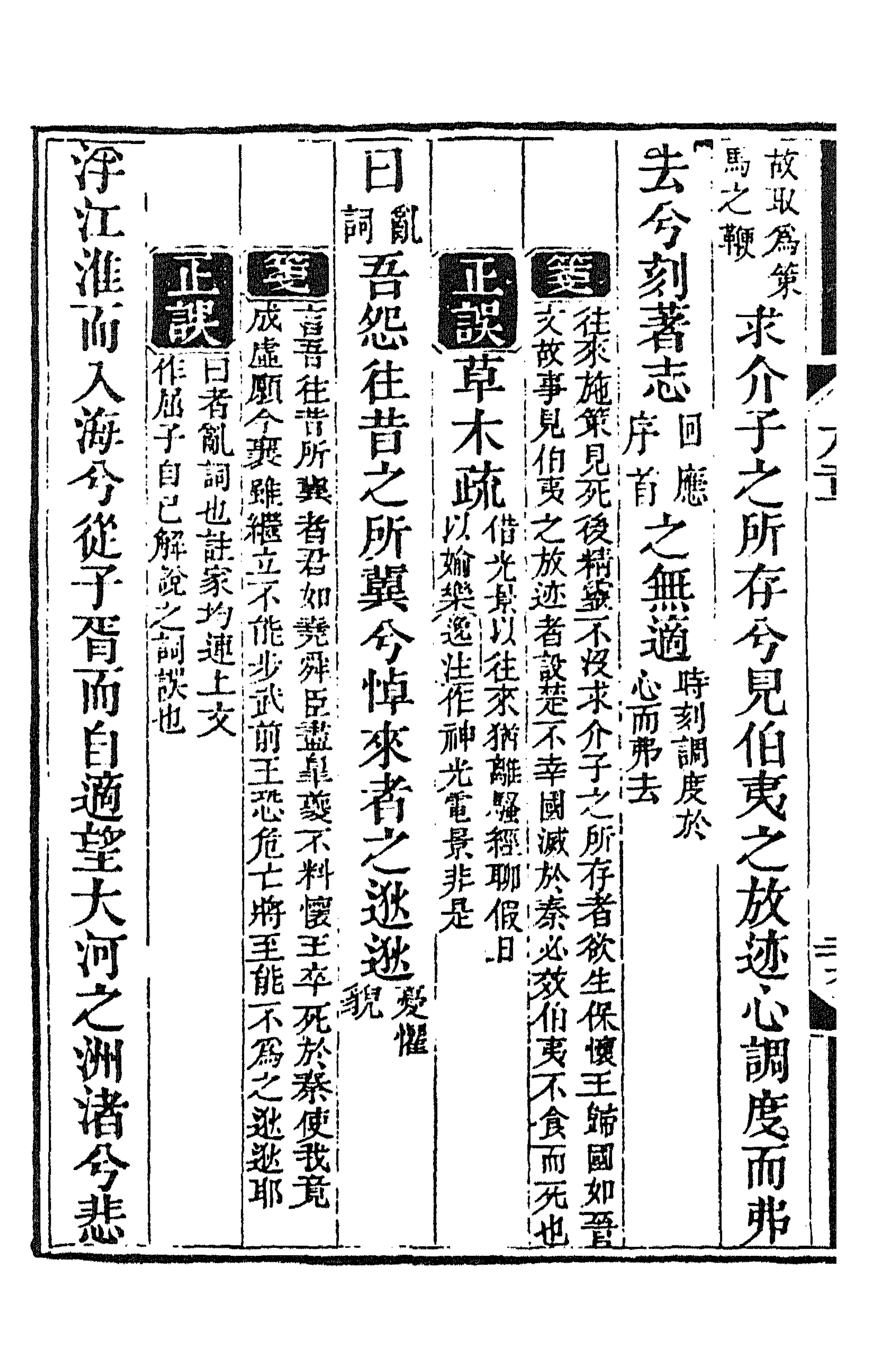
箋

此悲同汲於水者漂者水上之尸翼者水中之鬼汜者騎鯨之夜叉水怪也張者潮之來弛者汐之去伴者則鬼與鬼怪與怪互相結伴而隨潮汐之往來也已上描寫波之滉瀁鼓蕩處大有海水羣飛驚濤夜湧之勢又若有無數寃魂在於上下左右前後呼嘯啼泣淒淒切切猶聞索命之聲山鬼而外復見斯篇恍若魑魅滿紙眞神於說鬼

觀炎氣之相仍（此悲尸在淵久歷四時而如生也）兮窺煙（雲）液（雨）之所積悲

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見耳目所觸無非悽慘相擊二字不忍卒讀）

借光（日光）景（月光）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中山經若山有木名黃棘黃花圓葉其實如蘭）


故取為策馬之鞭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回應序首之無適時刻調度於心而弗去

箋 往來施策見死後精靈不沒求介子之所存者欲生保懷王歸國如晉文故事見伯夷之放迹者設楚不幸國滅於秦必效伯夷不食而死也

正誤 草木疏借光景以往來猶離騷經聊假日以媮樂逸注作神光電景非是

曰亂詞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逖憂懼貌

箋 吾昔往昔所冀者君如堯舜臣盡皐夔不料懷王卒死於秦使我竟成虛願今襄雖繼立不能步武前王恐危亡將至能不為之逖逖耶

正誤 曰者亂詞也註家均連上文作屈子自己解說之詞誤也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

結上悲字

申徒（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於河）之抗跡。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結思字）

【箋】前求介子見伯夷者指死後言也此從子胥悲申徒者指生前言也思蹇產不釋是仍望於頃襄之繼立故不忍遽自引決也

【洗髓】言吾策馬西征求介推於綿上不若乘舟東遊覓子胥於海中從之自適乃還望大河申徒之抗迹猶存不覺惄然心悲當年任石無救殷亡今日懷沙曷裨楚敗撫虹捫天殆冥遊夢境清江激霧非事勢能爲惟有華同調之古人弔孤忠於方外而絓結之心與蹇產之思終古莫釋空作遊魂於江上已耳

惜往日

箋 通篇惜字三見諟字六見貞臣字三見壅字四見蓋慟哭陳情之辭將平昔一片忠肝義膽生既不能見白於君故於臨淵致命時不得不有此一番慟哭也哀音血淚一字一泣

惜往日之曾信兮（指為左徒時）受命詔以昭時（奉命造憲令未昭者為之申明己昭者益從而廣之也）奉先功（先君功烈）以照下兮（照臨下土）明法度之嫌疑

箋 法度即五刑糾萬民之法八辟麗邦法之度嫌疑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之類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自喻）而日娭（日娭者君無猜下之嫌朝無貝錦之萋故得日娭以樂也）秘密事之載心（藏諸心也）兮雖過失（錯誤）猶弗治（叶平寬宥也）

【要】己上述懷之寵遇於己獨厚

心純龐而不泄兮（不敢以機密妄泄與人）遭讒人而嫉之（即指草創憲令屬稾未定上官大夫欲奪之而不與遂以自伐其功而讒之也）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省察也）其然否（叶悲此中之虛實然否清澂立見無如含怒在先一切不爲之省察矣）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見君不聰明奈爲虛惑誤欺四者所蔽）

【集註】虛空言也惑誤疑而誤之也然猶設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無所憚矣

弗參驗以考實兮（不以讒言參互考驗而遽信以爲實）遠遷臣而弗思

信讒諛之溷濁兮喊氣志而過之（喊氣志含怒也過督責之也見前雖有過尚蒙弗治今則有意

督責之矣何貞臣與上貞臣緊對之無辜兮被讒謗而見尤叶慙光景

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備受其幽隱莫白之冤也

箋 已上兼懷襄兩世言自憤誠信不能如光景之昭明於世故對之而生慙也

臨沅湘之元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

廱古壅字君之不昭叶周明

箋 此痛幽隱不白對景生慚不若早赴深淵然又竊恐沒身絕名而鄭袖子蘭靳尚等被蔽揜欺罔之處不得昭明於世故特著一廱字以明定其罪如春秋趙盾書弒之例蓋深恨若輩既廱其父又廱其子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藪澤也言身淪草間腐焉舒情而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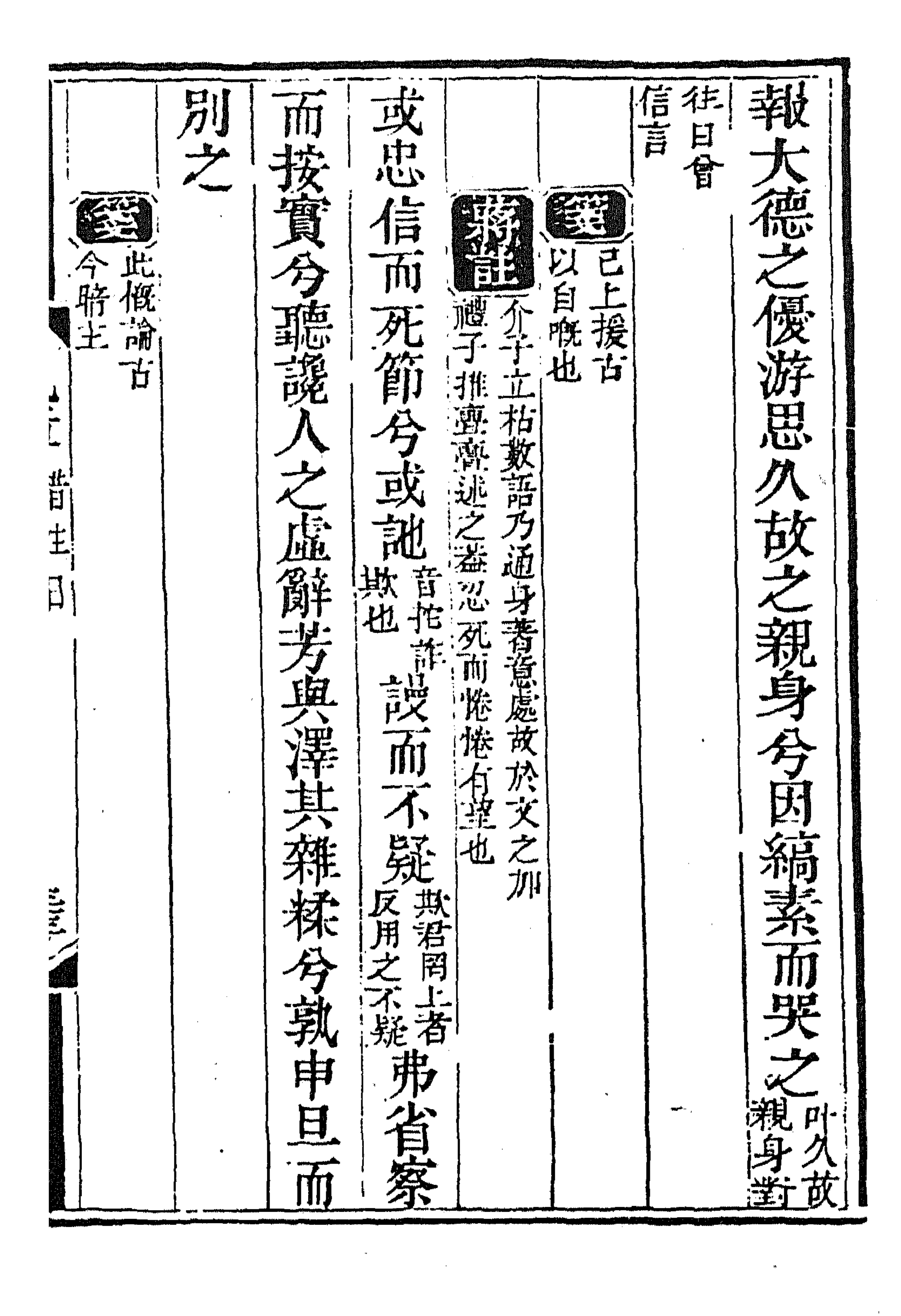
信兮王萌曰釋之而不窮者思也引之而如一者信也故曰抽信恬死亡而不聊叶君既弗察宜安於死不苟且以虛生獨鄣壅承無度句而蔽隱兮承蔽幽句使貞臣而無由無路自達也

【發】此述頃襄之放己也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叶稠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叶周人君能察故貞臣得用

吳信讒而弗味兮巧言孔甘毒藥苦口子胥死而後憂越滅吳夫差臨死始言無面目見員

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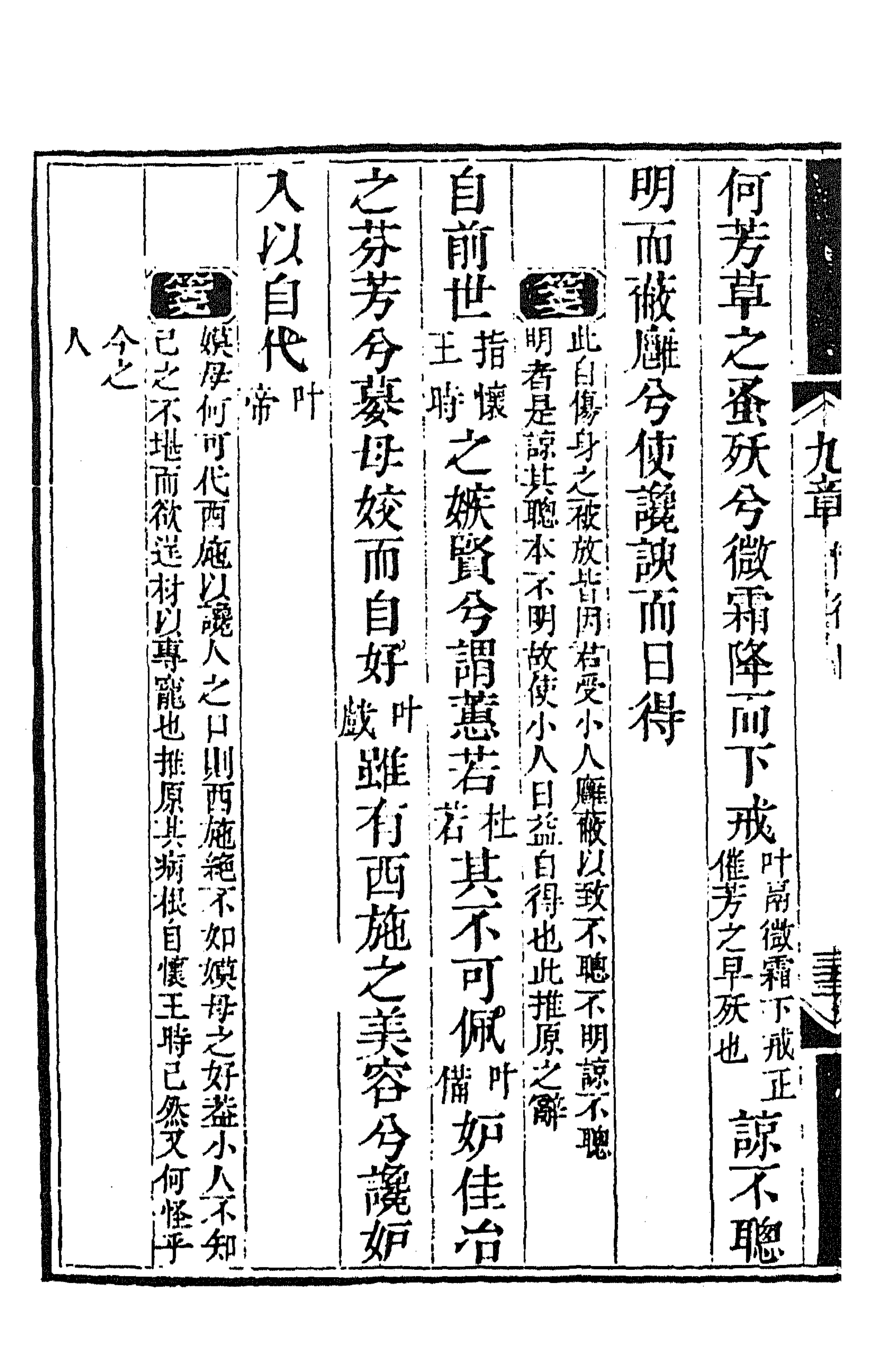
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叶久故親身對往日曾信言

箋 已上援古以自慨也

疏證 介子立枯數語乃通身著意處故於文之加禮子推鄭重述之蓋忍死而惓惓有望也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音拕詐欺也謾而不疑欺君罔上者反用之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箋 此概論古今時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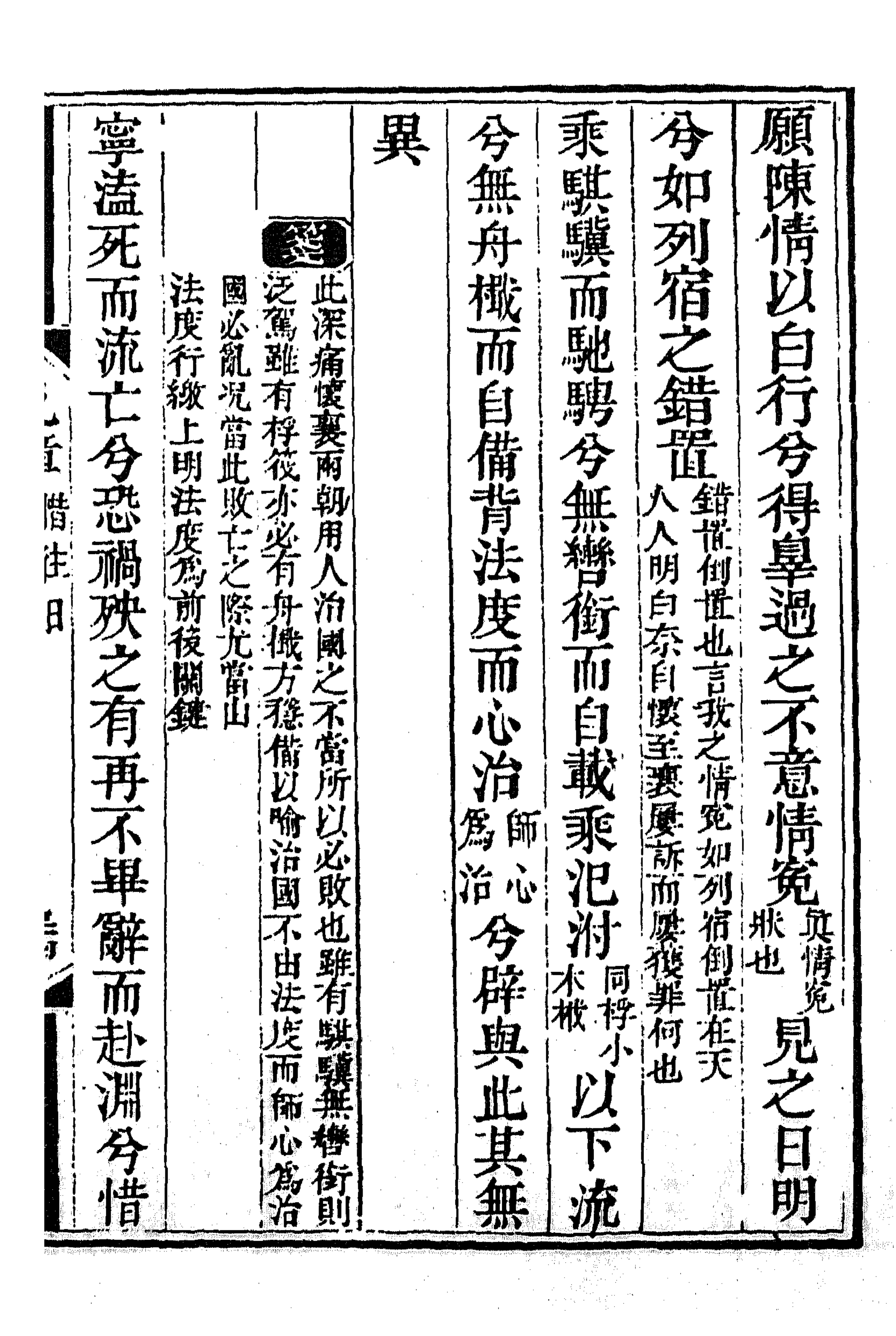


何芳草之蚤殀兮微霜降而下戒叶吊微霜下戒正傷芳之早殀也諒不聰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

箋 此自傷身之被放皆由君受小人壅蔽以致不聰不明諒不聰明者是諒其聰本不明故使小人日益自得也此推原之辭

自前世指懷王時之嫉賢兮謂蕙若杜若其不可佩叶備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叶戲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叶帝

箋 嫫母何可代西施以讒人之口則西施絕不如嫫母之好蓋小人不知己之不堪而欲逆材以專寵也推原其痛根自懷王時已然又何怪乎今之人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辠過之不意情冤見情冤狀也見之日明

兮如列宿之錯置錯置倒置也言我之情冤如列宿倒置在天人人明白奈自懷至襄屢訴而屢獲罪何也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同桴小木栰以下流

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師心為治兮辟與此其無

異

經此深痛懷襄兩朝用人治國之不當所以必敗也雖有騏驥無轡銜則泛駕雖有桴筏亦必有舟楫方穩備以喻治國不出法度而師心為治國必亂況當此敗亡之際尤當山法度行緣上明法度為前後關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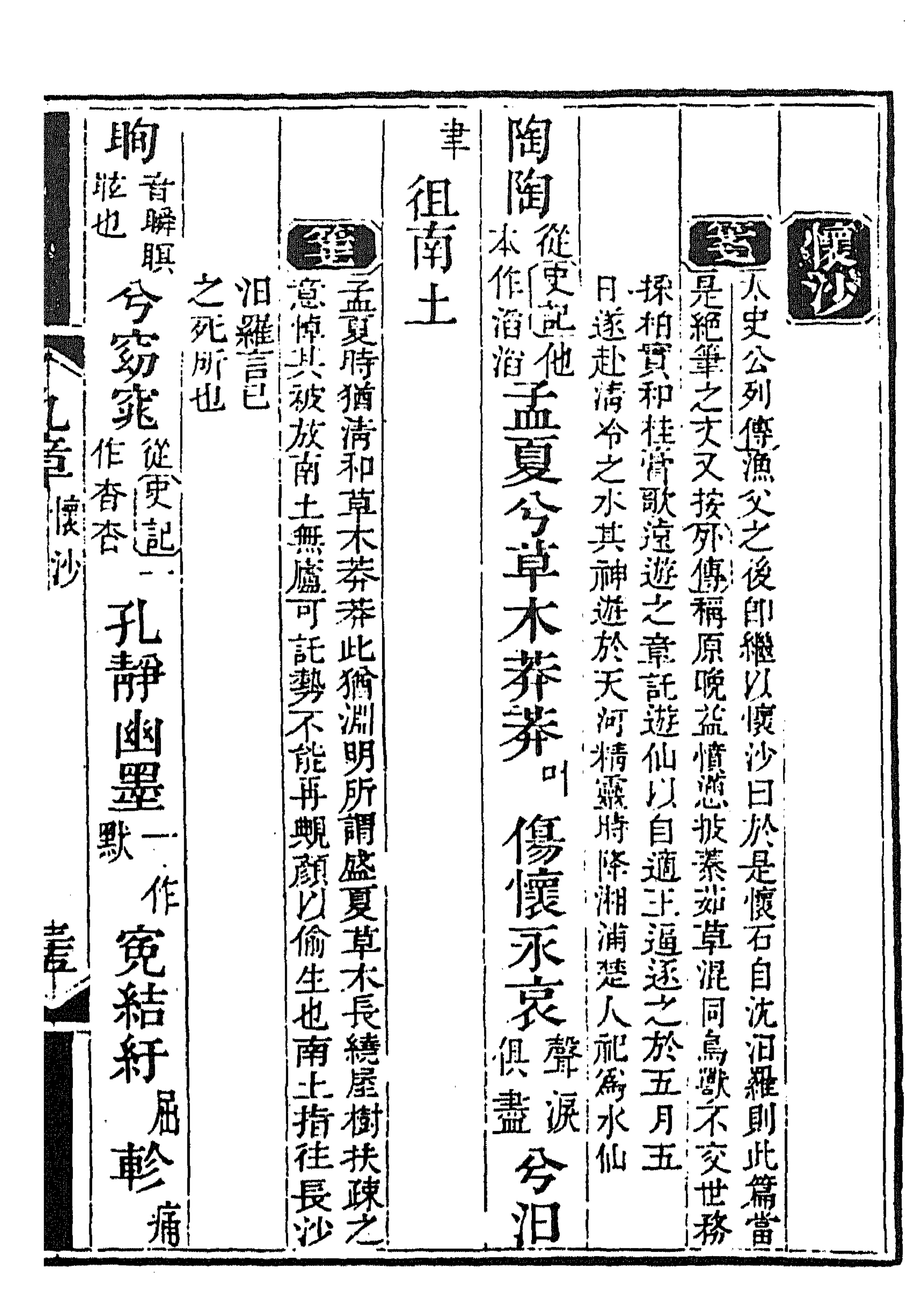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

廱君之不識 仍以廱君作結

箋 禍殃有再爲頃襄懼也當懷王受欺於秦武關之入卒死於秦頃襄嗣位忘不共之讐輒與結姻和好史稱七年迎婦於秦十四年又與秦昭會宛和親夫秦素稱虎狼之國豈可信其欺詐耶三閭自痛身放南荒不得與聞國政眼見頃襄不鑒前車必蹈其覆故曰恐禍殃之有再也然迎婦會宛和親之舉自必又出於子蘭靳尚諸奸計方以爲迎合秦人乃息兵妙策而不知其非也廱君不識正痛恨此等庸愚妄參廟謨不識秦人用詐之計覆亡之禍應在指日故不辭而赴淵也

聽直 不識與不昭對峙通篇只兩段惜往日之曾信至惜君之不昭爲一段君無度而弗察至廱君之不識爲一段

蔣驥 按原之死大約在頃襄十五六年間史稱襄二十一年秦拔郢郢取洞庭五湖江南沅湘沅澧皆爲秦有禍殃有再之言不旋踵驗矣



懷沙

箋 太史公列傳漁父之後即繼以懷沙曰於是懷石自沈汨羅則此篇當是絕筆之文又按列傳稱原晚益憤懣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託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祀爲水仙

陶陶（從史記他本作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叶）傷懷永哀（聲淚俱盡）兮汨徂南土（聿）

箋 孟夏時猶清和草木莽莽此猶淵明所謂盛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之意悼其被放南土無廬可託勢不能再靦顏以偷生也南土指往長沙汨羅言已之死所也

眴（音瞬瞑眩也）兮窈窕（從史記一作杳杳）孔靜幽墨（一作默）寃結紆（屈）軫（痛）

兮離愍而長鞠 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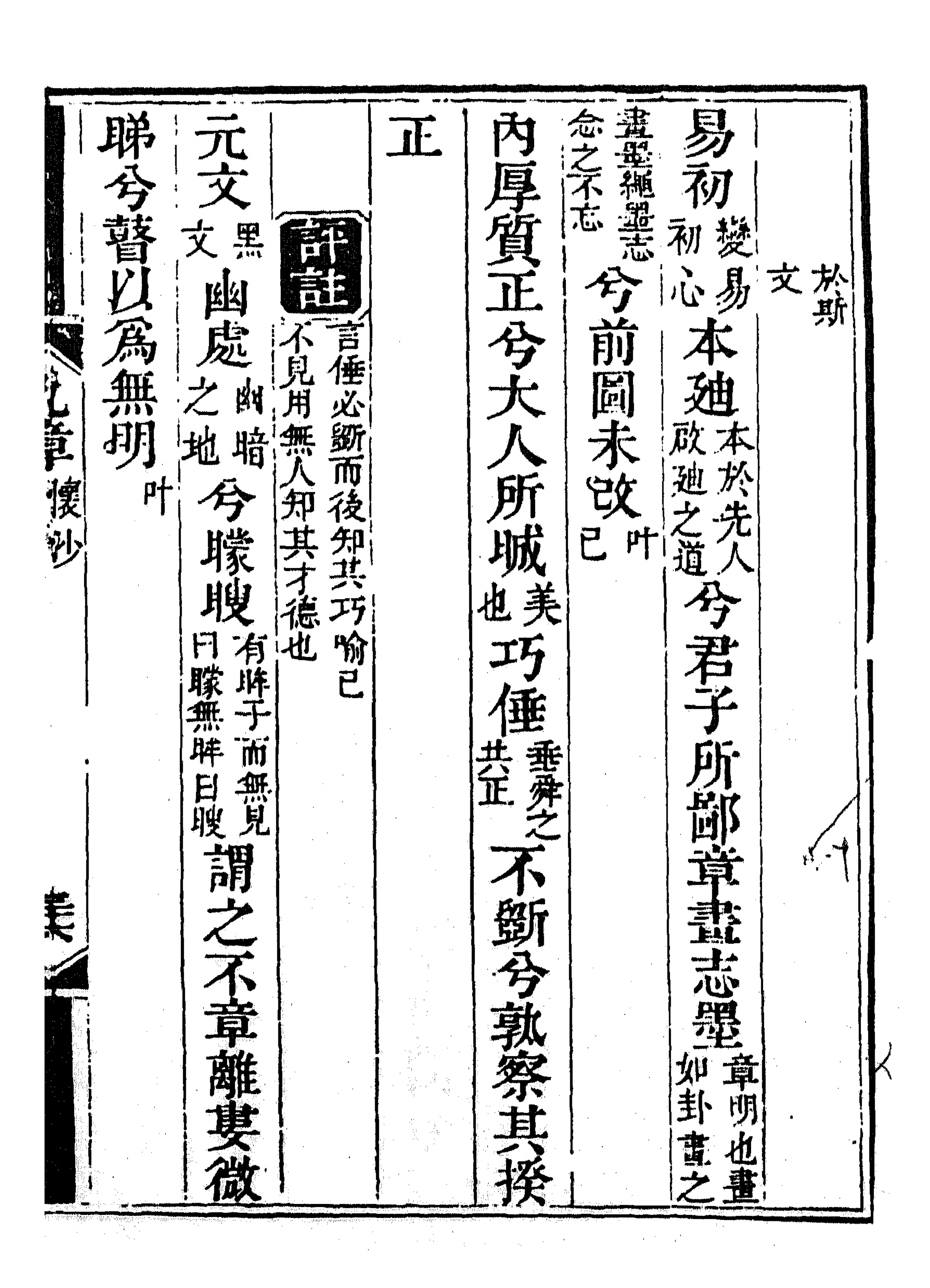
箋 此臨淵而嘆其水之深與水之色黝然而幽也蓋水至深則色必黑無風則波平而孔靜矣眴兮二字妙絕眼視汨水深黑處即投死之所有不忍視不能再視之意故目爲之眩而神爲之昏也

寃結句追思昔日之鬱離愍句正鳴今日之苦也

聽直 眴兮杳杳者有目數視而不得其所見之處失意失神見日月皆若無光顧山河盡成冥途也無象可覩之謂幽無聲可聞之謂默聲象交廢之謂孔靜如此景況竟入於鬼界矣是篇爲畢命之詞易於用慘

撫 循 情効 覈 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

箋 此因一生梗槩大節恐死去不明剩一息尚存盡情歷序一番似自撰行狀留與千百世後人讀其文而悲之也史記獨載此賦迨亦將有感



於斯文

易初變易初心本迪本於先人欣迪之道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章明也畫如卦畫之畫墨繩墨志念之不忘兮前圖未改叶已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城美也巧倕垂舜之共正不斲兮孰察其揆正

評註 言倕必斲而後知其巧喻己不見用無人知其才德也

元文黑文幽處幽暗之地兮矇瞍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曰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叶

箋 離婁以視爲明微睇而無不見瞽以不見爲明而能以意揣之無所用其明以喻衆人能見有形而不能見無形也此承巧倕不斲以喻人不能察其所揆之正也

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 叶 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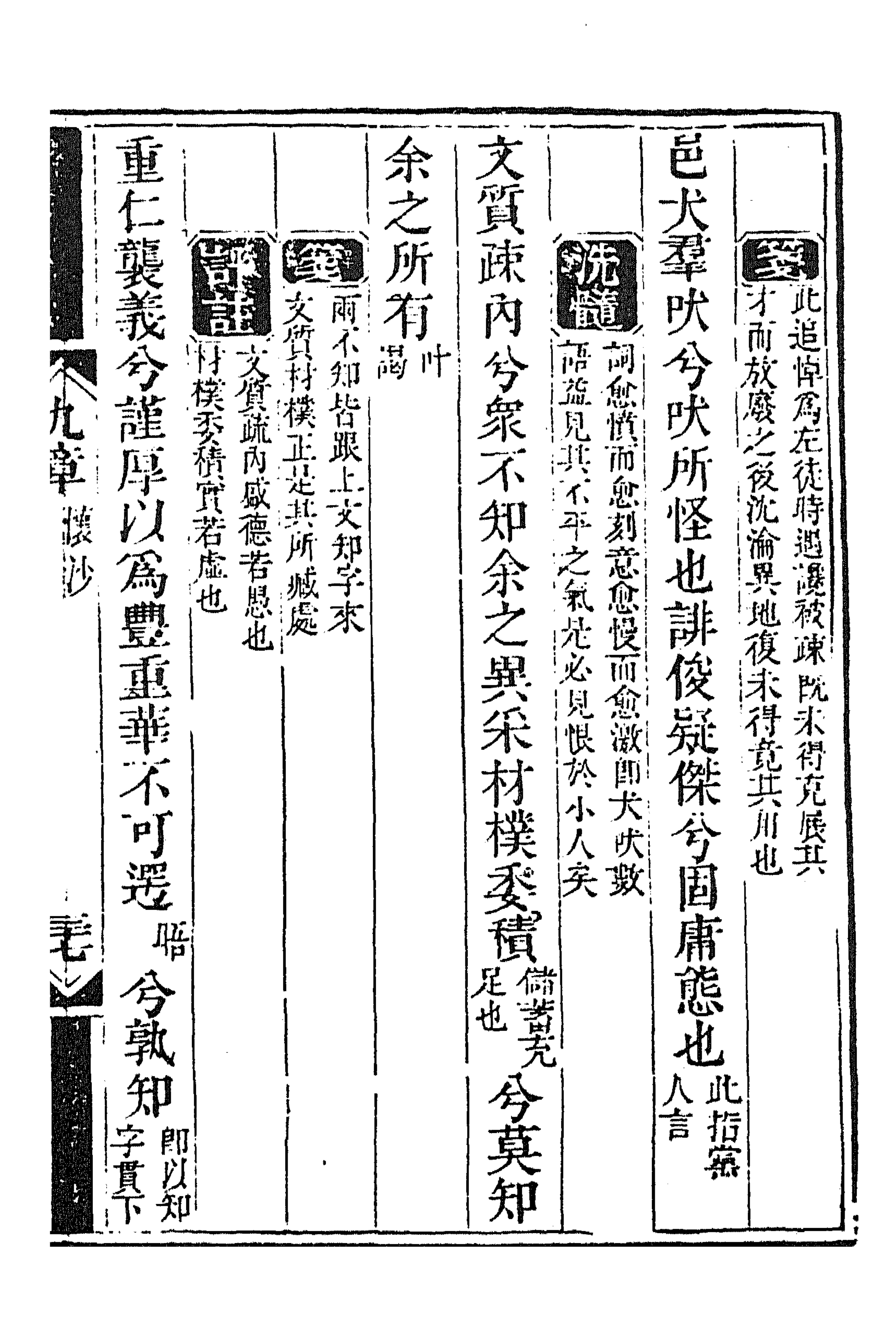
箋 此甚形其簧言瞽說能變白爲黑倒上爲下不僅不察不見而已也鳳凰雞鶩喻君子被困小人得志皆由其黑白不分致令冠履倒置也

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 叶平 悵懷王爲羣小所惑也 惟黨人之鄙固兮

羌不知余之所臧

箋 獨提黨人者不敢直言怨君故借黨人之鄙固以痛君之不能見量於己此微詞也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所示



【箋】此追悼爲左徒時遇讒被疏既未得究展其才而放廢之後沈淪異地復未得竟其用也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此指衆人言

【洗髓】詞愈憤而愈刻意愈慢而愈激即犬吠數語益見其不平之氣起必見恨於小人矣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 備蓄充足也 兮莫知余之所有 叶渦

【箋】兩不知皆跟上文知字來 文質材樸正是其所臧處

【嘗試】文質疏內感德若愚也 材樸委積實若虛也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 啎 兮孰知 即以知字貫下

余之從容

【箋】此又申言人所不知之故重仁襲義謹厚爲豐八字乃屈子一生大學問大抱負豈當時人所能識循雖在昔惟重華乃原寤寐所仰止者惜又不能一遌此外孰有知余之從容而中道者耶

古固有不並兮（不並世而生）豈知其故也（豈知我今日臨淵之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聖帝往矣明王又不作吾其已夫之歎）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願死後傳世）

【注】生莫與並惟是修其在我違則懲之不貳吾過忿則改之不遷吾怒抑制此心勉强爲善雖遭愍初服不遷既無復傾望於人間

願志獲成而有像爲後世之表儀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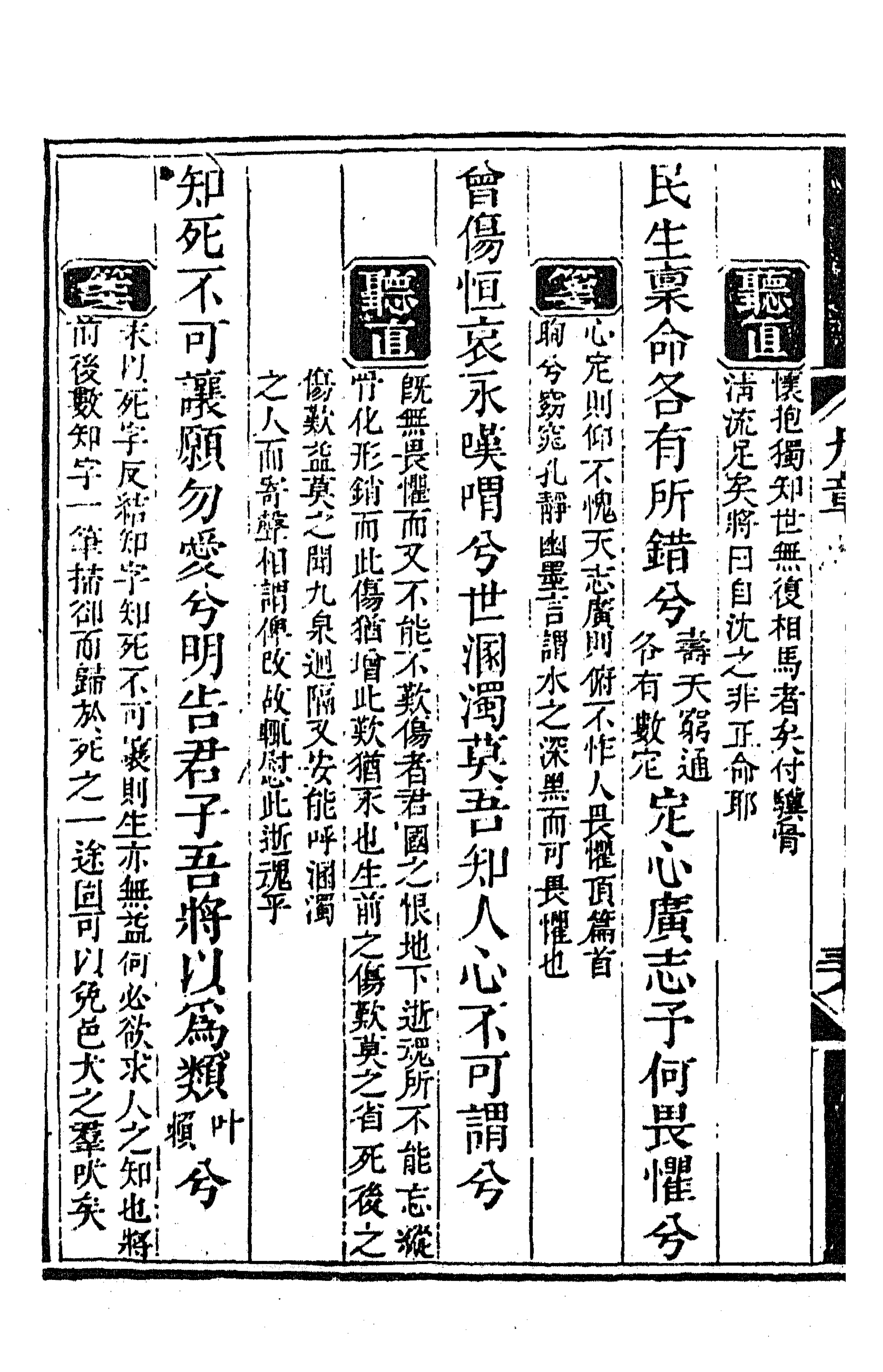
進路北次向汨羅之路兮日昧昧其將暮情景難堪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箋】以懷石爲舒憂以投淵爲娛哀命盡於此天實限之夫何怨哉悽音慘慘至今猶聞帋上已上又似一篇自祭文亂曰以下則自題墓志銘也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汨羅在長沙府湘陰縣沅出蜀郡至長沙湘出零陵亦至長沙修路幽蔽道遠忽兮

【聽直】聽視沅湘之分流聽念求投之修路向之所謂幽僻而遙遠者今忽焉已至矣是江水逼人以死地江聲告人以死期矣

懷質抱情獨無匹叶平兮無耦也【集註】匹作正伯樂既沒驥焉程兮



【聽直】懷抱獨知世無復相馬者矣付驥骨淸流足矣將曰自沈之非正命耶

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壽夭窮通各有數定定心廣志予何畏懼兮

【箋】心定則仰不愧天志廣則俯不怍人畏懼頂篇首眴兮窈窕孔靜幽墨言謂水之深黑而可畏懼也

曾傷恒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聽直】既無畏懼而又不能不歎傷者君國之恨地下逝魂所不能忘縱骨化形銷而此傷猶增此歎猶永也生前之傷歎莫之省死後之傷歎益莫之聞九泉迴隔又安能呼溷濁之人而寄聲相謂俾改故轍慰此逝魂乎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叶頪兮

【箋】末以死字反繙知字知死不可讓則生亦無益何必欲求人之知也將前後數知字一筆掃卻而歸於死之一途固可以免邑犬之羣吠矣

聽直 世豈有可借死之人同心地下哉此非可讓之事願勿自愛其死而已褸陳死因明告後之君子倘後有死忠如我者吾將引之以爲儔類庶地下不孤也從彭咸之遺則以此心質之前世也明告爲類以此心待之後世也前望千載後望千載顧影子立足跂胼穿悠悠當代竟何人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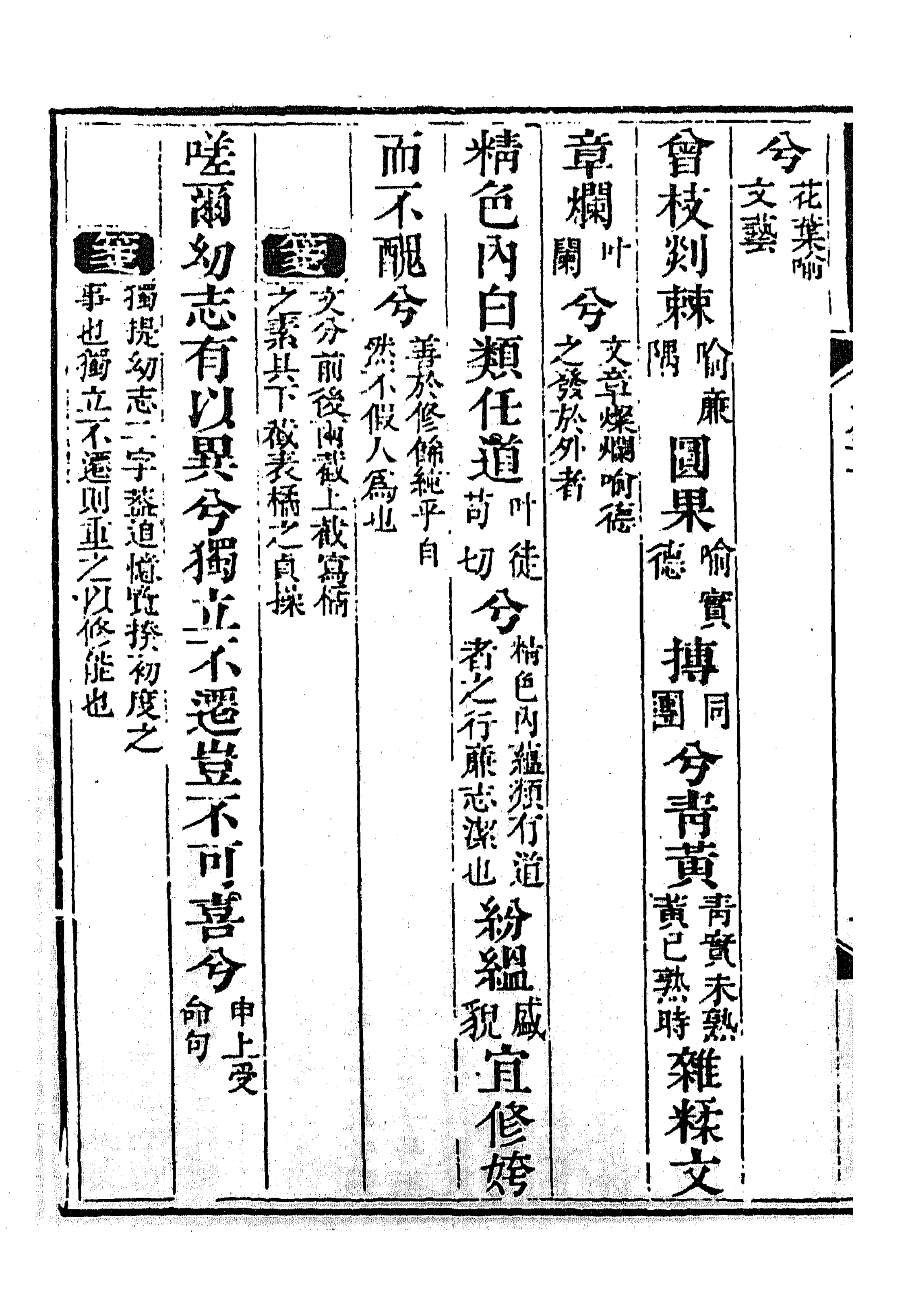
橘頌

【箋】史記貨殖傳稱江陵千樹橘江陵與夔峽皆在漢水之南楚文王所都之南郢地昭王畏吳徙都於鄀稱鄢郢今襄陽界後復歸於郢則原之頌橘似在郢都作也黃維章次橘頌於悲回風之前蔣驥次於懷沙之後余細玩其詞雖不能定其作於何時其曰受命不遷是言稟受天賦之命非被放之命也其曰嗟爾幼志年歲雖少明明自道蓋早年童冠時作也

【解】一篇小小物贊說出許多大道理且以爲有志有德可師可友而尊之以頌可爲備極稱揚矣求句句頌橘又句句不是頌橘但見原與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鏡花水月之妙

后皇嘉樹橘徠服（謂天生嘉樹獨產南服也）兮受命不遷（橘喻淮成枳）生南國兮

深固難徙更壹志兮（深根固蒂喻其不遂於污俗也）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叶去）



兮花葉喻文藝

曾枝剡棘喻廉隅圓果喻實德摶同團兮青黃青實未熟黃已熟時雜糅文

章爛叶闌兮文章燦爛喻德之發於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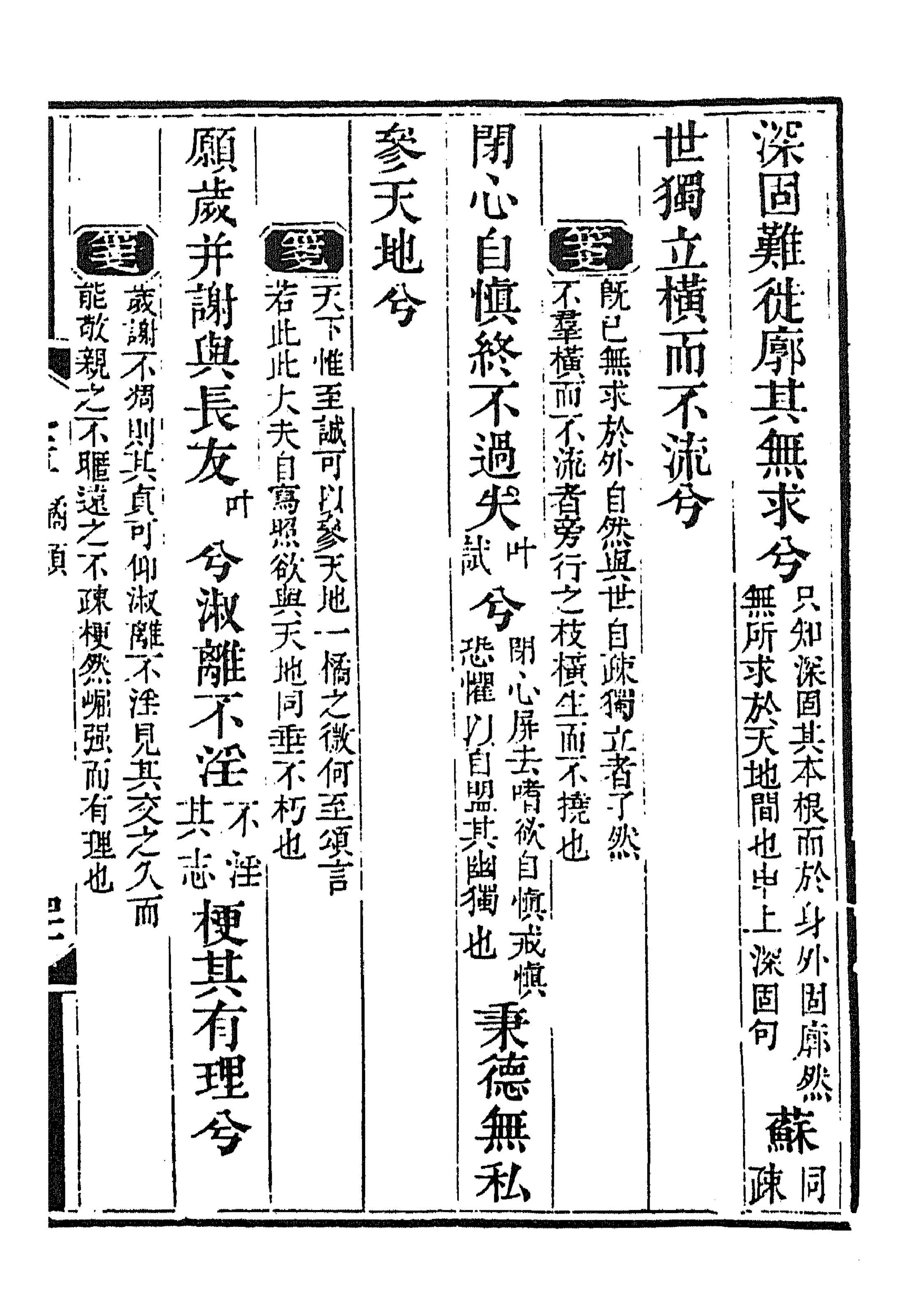
精色內白類任道叶徒苟切兮精色內蘊須行道者之行廉志潔也紛緼盛貌宜修姱

而不醜兮善於修飾純乎自然不假人爲也

[illegible]文分前後兩截上截寫橘之素具下截表橘之貞操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申上受命句

[illegible]獨提幼志二字蓋追憶賢揆初度之事也獨立不遷則亞之以修能也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只知深固其本根而於身外固廓然無所求於天地間也申上深固句蘇同疎世獨立橫而不流兮

箋 既已無求於外自然與世自疎獨立者了然不羣橫而不流者旁行之枝橫生而不撓也

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叶試兮閉心屏去嗜欲自慎戒慎恐懼以自盟其幽獨也秉德無私參天地兮

箋 天下惟至誠可以參天地一橘之微何至須言若此此大夫自寫照欲與天地同垂不朽也

願歲并謝與長友叶兮淑離不淫不淫其志梗其有理兮

箋 歲謝不凋則其貞可仰淑離不淫見其交之久而能敬親之不暱遠之不疎梗然崛强而有理也

年歲雖少應上幼志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叶上兮

註 言橘之貞操亮節不但爲我之友並可以爲我之師與長何也蓋伯夷聖之清者我素所景仰欲寫伯夷之像不可得今若範橘之形可當伯夷之像而事之也

屈辭精義卷之四